火星少年

羅勃・海蘭 原著/本局編輯部 編譯

光復科學名著叢書
SF 4

火星少年
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④



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④

火星少年

原著　羅勃・海蘭
編譯　本局編輯部

「光復科學名著叢書」是本局由風行各國科學幻想小說中，精選出來的。每一本都具有其代表性。

科學小說是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，依據科學的原理，透過文藝的形式，大膽地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未來世界的預測，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拓科學戰場的探險者，對於求知心切的青少年，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。

光復書局發行人　林春輝

「光復科學名著叢書」序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餘年以來，由於科學先進國家的不斷努力，人類活動的範圍已經從地球伸展到浩大無際的太空。我們在讚嘆這些成就的輝煌、偉大之餘，不能不奮發圖強，推廣科學教育，冀望在未來爲人類謀求福祉的事功上，發揮我中華民族發明創造的固有智能。

提到發展科學教育，可真是千頭萬緒，正規的學校課程，和公式化的教材傳授，固然重要，但是如何散佈科學種子，使科學思想在我們的社會、文化裏，普遍地深深紮根，尤其是重要的工作。**光復書局**年來陸續出版了「國民的科學」和「幼兒的科學」等，正是因應了這種迫切的需要，現在又選譯世界著名的科學小說，輯爲「光復科學名著叢書」，把這項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。選集分期出版，不僅適合少年學童閱讀，一般社會青年亦可藉以啓發新知。

科學小說，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，依據科學的原理，透過文藝的形式，大膽地

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此神奇世界的預測，因爲它能以活潑的文藝形式，表達嚴整的科學觀念，對於工商社會中緊張繁忙的生活，最爲具有平衡調和的作用，對於躭於幻想，求知心切的青少年，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。

科學小說的作者，實際上就是開闢科學戰場的探險者。因而每一本科學小說，往往就是若干系列研究實驗、發明創造的前驅。它向科學家們提示了前進的指標。

我國正值發展科學教育，培育科學人才，從事光復建設的伊始，**光復書局**斯集的出版，實在值得欽佩和贊揚，這裏申述個人的一點感想與期望。

獻給讀者

漆黑而神秘的夜空，閃爍着無數鑽石般的星星。其中，那顆顯得格外大，且放射着奇異的光芒的，便是火星。

距今大約一百年前，人類便開始對火星作有系統的觀測，然而，到目前爲止，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，火星是一顆充滿神秘的星球。因此，大大地引起人們的興趣，而成爲許多太空科學小說的題材。

這一部「火星少年」，以十幾年後，人類的科學已發展到頂峯時期爲背景的幻想小說。到了這時候，地球人已在火星開闢殖民地，許多移民開始在火星上從事開發工作了。

故事的主人翁，是一個名叫吉姆的少年，其他還有許多從地球移民而來的人，及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火星人等。其中，作者特別用心描寫一個名叫威利斯的火星動物。威利斯跟吉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們雖然嘗到很多苦頭，但彼此之間的友誼始終未受到外力絲毫的影響，而且，最後竟成爲維繫地球人和火星人一股很大的力量。

除了地球以外，如果別的星球也有「人類」居住的話，那必定是一種跟地球人完全兩樣的生物。但是，怎樣才能將這些「人」和地球人維繫起來呢？作者海蘭說，是愛與瞭解。

海蘭是美國有名的科學幻想小說家，著有「重遊消逝的過去」、「太空戰爭」以及「火星少年」等數篇少年太空科學名著。

在今日，火星深藏着許多奧秘，幽幽地放射着妖異的紅色光芒，可是日新月異的科學，即將把隱藏在太空深處的謎一一揭開。

編者　謹識

人物介紹



吉姆——本書主角，是一個聰明伶俐而且有勇氣的少年，他和父親、母親及妹妹費麗絲一同住在火星殖民地。除了富蘭克外，他還有一個名叫威利斯（火星動物）的好朋友。

富蘭克——吉姆的好朋友，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少年。他和吉姆一起離家，到火星唯一的學校唸書，後來因威利斯的緣故，和吉姆作了一次長距離的冒險旅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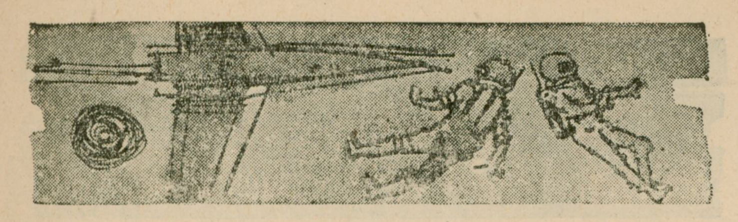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威利斯——是一種會說話，有思考力的火星動物，能够把聽過的話或曲子，一字不漏地重覆出來。它和吉姆之間不平凡的友誼，使吉姆嚐到許多苦頭，但也因此成爲維繫火星人和地球人的橋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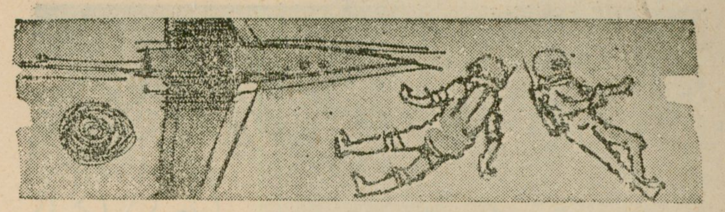
吉哥——是具有高度文明的火星人，有三條腿三隻眼睛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邂逅了吉姆、富蘭克和威利斯，並和他們成爲好朋友。他可說是火星人的代表，曾經在吉姆和富蘭克遇困難時幫助他們。

侯基——是火星上唯一的一所學校的新校長，他曾經在地球上擔任陸軍官校的校長，因此完全以管理軍校的方法來管理學生，而引起全校學生的不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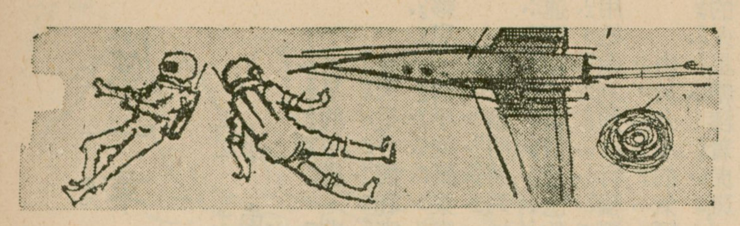


目錄

第一章



第二章



第三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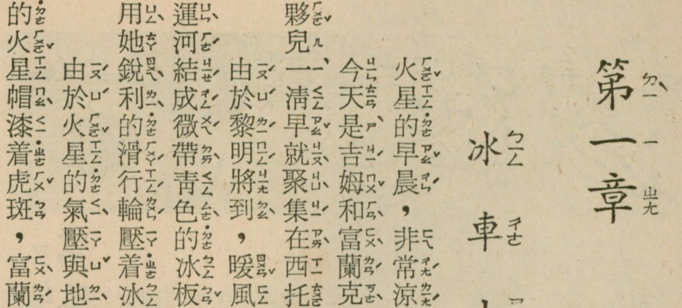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　冰車上

火星的早晨，非常涼爽。

今天是吉姆和富蘭克啓程到學校去的日子。吉姆和富蘭克的家人，爲了歡送他們倆，大夥兒一清早就聚集在西托利運河的車站。

由於黎明將到，暖風使氣溫漸漸上昇，但是溫度仍然在攝氏零下三十度左右。整個托利運河結成微帶青色的冰板，看樣子今天是不會溶化的。車站旁邊，從薩帝斯來的冰上郵車，用她銳利的滑行輪壓着冰面，靜靜地停在那裏，等着學生們上車。駕駛員則忙着裝載行李。

由於火星的氣壓與地球不同，因此人們在沒有調整氣壓的屋外時，必須戴火星帽。吉姆的火星帽漆着虎斑，富蘭克則漆着土人經常塗在身上的鮮艷色彩，而吉姆的妹妹費麗絲用的



是彩虹的七色圖案。一看就曉得是誰。可是，大人們戴的是同一樣式而且同樣色彩的火星帽。因此，除非由個子的大小或身裁來判斷，實在看不出誰是誰。

開車的時間快到了。

「吉姆，要保重身體啊！搬家的時候再見。」父親摸摸吉姆的頭叮嚀，然後拍拍吉姆懷裏的一個怪圓球體說：「威利斯，乖乖啊！」

母親擁抱着吉姆，並將自己的火星帽壓在吉姆的火星帽上，有點傷感。

「這樣小小年紀，就讓你離家……。」

「媽，不要這麼說嘛！」吉姆說着，用勁摟住母親。

「請大家上車。」駕駛員在喊。

「再見。」吉姆剛說完，覺得有人從背後拉了他一下。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馬克博士。馬克博士是他們家的好朋友，一向很喜歡吉姆。

「吉姆，小心啊！不要太胡鬧。」

「謝謝，博士。」吉姆轉過去，將學校發的免費乘車證明書遞給駕駛員。

「咦，你們兩個都是免費客人嗎？今天沒有什麼客人，你們如果願意，可以上瞭望室去看風景。」

吉姆聽了駕駛員的話，一股腦兒便爬上駕駛臺後面比駕駛臺高一層的瞭望室。富蘭克也跟了上來。

不久，冰車帶着從渦輪機傳出來的隆隆吼聲，伴着緩緩的起伏向前開動。兩邊的河岸往後飛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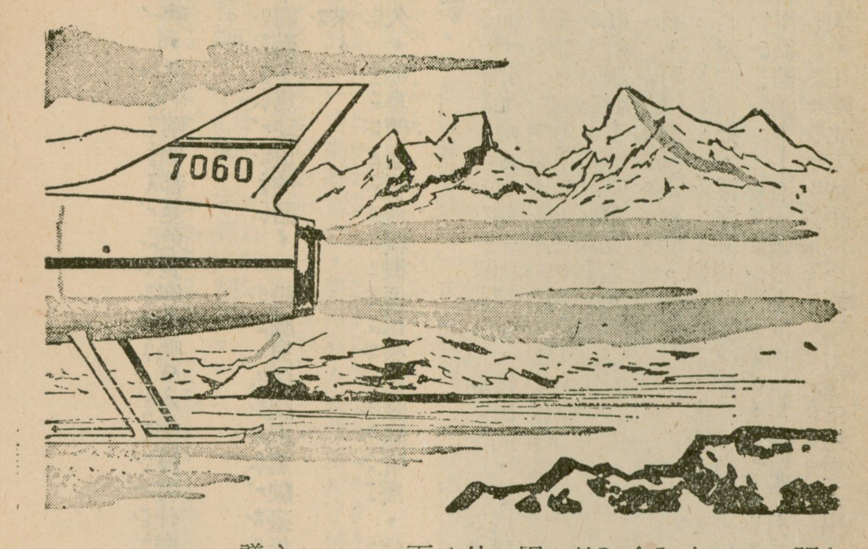
冰面十分光滑，有如一面鏡子。轉眼間，速度已達到每小時四百多公里了。看到駕駛員脫了火星帽，吉姆和富蘭克也將火星帽摘下來。

「好舒服啊！」富蘭克說。

「嗯，可以看到地球呢。」

他們倆的故鄉，浮懸在東北方太陽的上面，在暗紫色的空間閃着藍光。地球旁邊——肉眼也看得很清楚——有一顆很小的白色星球就是月亮。

不久，在離北方地平線不到二十度的地方，出現了一個火星的外圍衛星萊默斯，光度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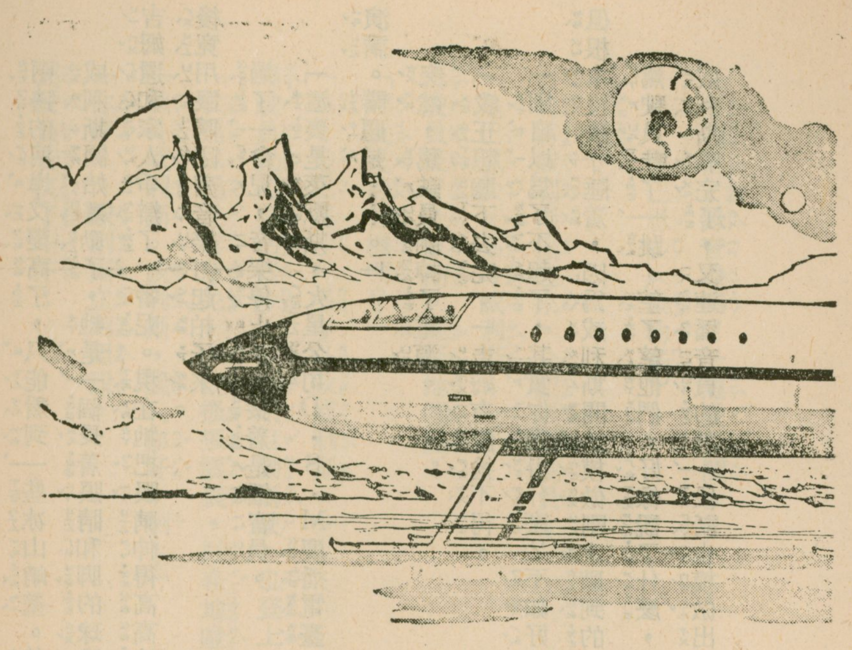
強，活像一只青白色的小圓盤。

火星的內圍衛星扶玻斯尚未出現。在吉拉地方每天都會出現兩次，不過，都不會停留一小時以上，而且絕不會超過地平線八度。白天，它躲在地平線下，晚上又因天氣奇寒，所以也沒有人會特地跑出戶外觀看。吉姆也只是在搬家途中看過一次而已。

富蘭克將視線由地球移到萊默斯。

「請駕駛員收聽廣播好不好？」他建議道。

「聽廣播不如看風景。」吉姆不贊同。



這時運河的兩岸已相當低，可以望見附近的平原。雖然嚴冬即將來臨，但沿運河一帶仍然是一片綠油油的，而且，顏色好像越來越濃，咦！不，原來是植物們受到朝陽的照射，開始紛紛抬起頭來。

幾公里外，有一些棕色的砂丘忽隱忽現。

駕駛員按下收音機的電鈕。剎那，美妙的旋律，抵消了渦輪機單調的響聲。那是二十世紀芬蘭的音樂家西伯留士的作品。在火星殖民地上，所有文化都是從地球借來的。吉姆和富蘭克根本不知道西伯留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音樂家。

兩邊的河岸又變高了，只能看到一些冰山峭壁。他們倆靠在椅子上閉目沉思。

威利斯開始蠕動了，牠是一個長着眼睛和脚的球體，全身毛茸茸的。爲了帶牠一道來，吉姆還和家人爭辯了一番呢。現在牠把眼睛伸得高高的，對周圍的景色投以好奇的眼光，然後竟用眼睛隨着音樂打起拍子來。

過了一會兒，音樂停止了，接着是播音員。

「這裏是萊默斯，火星公司D・S・M廣播電臺。請收聽經由薩帝斯轉播的葛來博士的演講。講題是……。」

突然，駕駛員關掉了電源。

「我正想聽下去呢。」吉姆有點捨不得。

「別自以爲了不起了，其實你懂得什麼？不如好好睡一覺。」富蘭克說着便閤上眼睛，但根本沒法子睡着，因爲威利斯開始模倣剛才聽到的音樂。

駕駛員嚇了一跳，望了望他們，好像說了什麼，但是他的聲音被威利斯的音樂蓋住了。威利斯唱完了，又連播音員的那一段話也模倣出來。

「你們帶了錄音機嗎？」駕駛員問。

「不，是巴恩沙（動物名）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吉姆將威利斯提起來，介紹給駕駛員：

「是巴恩沙，名叫威利斯。」

駕駛員眨了眨眼睛，懷疑地問道：

「那就是錄音機嗎？」

「不，是巴恩沙，名字叫做威利斯。」

駕駛員覺得莫名其妙，他改用自動駕駛，也登上瞭望臺。

「我還以爲是排球呢。」他搔搔腦袋，好奇地瞪着威利斯。

「牠叫威利斯。威利斯，說『你好』啊！」

「你好。」威利斯立刻照說。

駕駛員苦笑了一下：

」

「是不是鸚鵡的一種。」

「不，叫做巴恩沙。牠也有正式的學名，意思是『火星上的光頭』。你從來沒見過吧！」

「嗯，我第一次看到。你看，多少錢可以賣給我。」

「威利斯嗎？不行啊！」

駕駛員失望地回到駕駛臺。走了一半又回過頭來注視威利斯。

他們從旅行袋中取出三明治。吃完後又睡了一覺，但因為車速減低，他們便醒過來了。

吉姆揉了揉眼睛，一副渴睡的模樣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快到西尼亞站了。」車子一停，駕駛員便說：「好，下車去吧，太陽下山前要回來啊！不然就把你們丟在這裏了。」

巧遇火星人

西尼亞站位於西托利運河和伊羅河的滙流處，距離古都西尼亞大約五公里，只有幾間小吃店、休憩處和小倉庫，顯得十分荒涼。

西尼亞街上的高塔像根羽毛，浮懸在東方天空中，有一種超越塵世之美。

駕駛員走進一家小吃店。吉姆本來打算到街上去看看，因為富蘭克主張先吃點東西，所以他們倆也走進去，要了咖啡和熱湯。

過了一會兒，駕駛員抬起頭來，向坐在他旁邊的一個男人說。

「喬治，你看過那東西沒有？」

駕駛員指的是威利斯。

喬治一身兼跑堂、會計員、休憩所管理員、站長、火星公司經理等數職。他向威利斯瞄了一眼。

「看過。」

「看過？在什麼地方？有沒有辦法買到一隻？」

「這個，我就不大清楚了。我常常看到火星人帶在身邊。但是，並不多。」

喬治似乎沒什麼興趣，說完便繼續看他的報紙。那份報紙是紐約市兩年前出版的。

吃完東西後，吉姆和富蘭克便起身。

「你們到什麼地方去？」喬治問。

「想到附近看看。」吉姆回答說。

「最好不要到街上去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火星公司禁止我們隨便到街上去。西尼亞到現在還沒有什麼值得開發的地方。」喬治說完，又繼續看報。

吉姆想追問，富蘭克却拉了拉他的袖子，所以也就沒有開口。

「我們何必講，偷偷溜出去就是了。」富蘭克說。

「他們會不會追上來？」

「才不會呢！外面這麼冷。」

「好罷。」

他們兩個朝東邊走去。路很不好走，不僅沒有像樣的道路，而且運河沿岸的各種植物更盡量在擴張它們的地盤，想多吸收一點午後的陽光。還好，火星上的引力很小，所以走起來還不算太吃力，不一會兒，他們已走上伊羅運河的河堤，再沿着河堤走向街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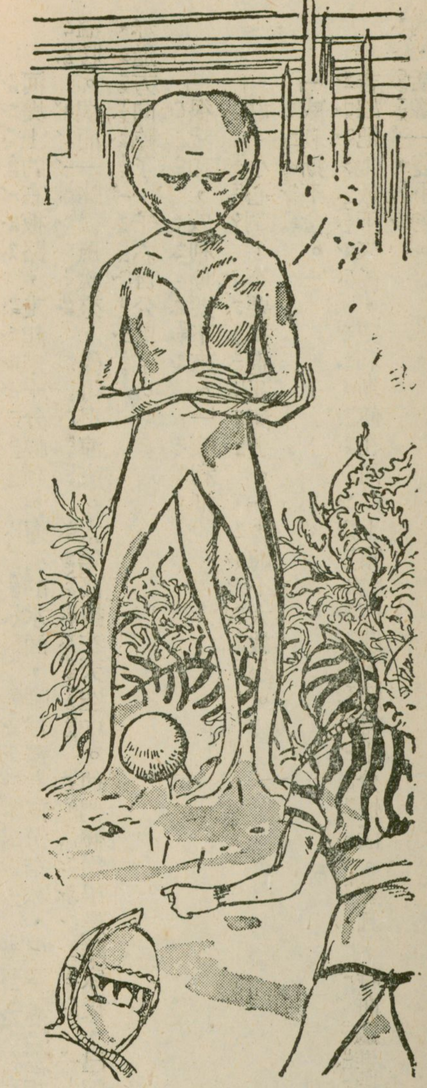
河堤上的石板路，走起來十分輕鬆。運河的水面，雖然還有部份結冰，但空氣已經相當溫暖。偶而一陣微風吹來，覺得很涼爽。太陽高掛在天空中。他們倆從早晨離家後，已經朝赤道方向跑了一千六百公里了。

「很暖和，威利斯要下來。」威利斯說。

「好，小心啊！不要掉進運河裏。」吉姆不大放心。

「威利斯不會。」

吉姆把牠放下來後，威利斯便在河堤上東蹦西跳，顯得十分快活。並且，時而鑽進樹叢內，活像一隻小狗。



大約走了一公里半，他們碰到了一個火星人。以火星人的標準來看，他並不高，大約只有三公尺半左右。他用三隻脚佇立在那裏，好像在想什麼似的。不過朝他們這邊看的那隻眼睛，始終未曾眨過一下。

吉姆和富蘭克不再談話，小心翼翼地走過火星人的旁邊，深怕撞到他。但是，粗心的威利斯却偏偏跟火星人的脚撞個正著。

火星人看了威利斯一眼，順手把牠抱起來。

「請你把牠放下來。」吉姆大聲要求，可是沒有得到任何反應。吉姆急忙轉向富蘭克。

「富蘭克，請你告訴他。我不會講。」

吉姆不懂火星人的語言，富蘭克稍爲懂得一點，不過，只比吉姆稍爲強一些而已。火星人的語言，發音相當困難。有很多人說講起來喉嚨會作痛。

「怎麼告訴他？」富蘭克問。

「告訴他把威利斯放下來。」

「不要緊，火星人不會隨便傷害人的。不過，試試也無妨。」

富蘭克開始講話，樣子很古怪。結結巴巴搞了半天，却毫無效果。

「沒有用啊！吉姆。」

「威利斯，威利斯，你不要緊吧。」吉姆急死了。

「威利斯沒有關係。」



火星人的頭晃了幾下，好像這才注意到吉姆站在他身旁。

他用一隻手抱住威利斯，伸出另外兩隻手將吉姆抱了起來。於是，吉姆的眼睛正對着火星人濕潤的眼睛。火星人將頭前後搖動，交互使用三隻眼睛觀察着吉姆。

吉姆第一次和火星人靠得這麼近。他有點怕，便用力掙扎起來。忽然，從頭頂上傳來火星人的聲音。但是，吉姆聽不懂他講了什麼。那聲音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，可是，好像有點親切感。吉姆不再害怕了。相反地，有一種莫名的感覺，好像這個火星人就是他多年的摯友。

火星人又講話了。

「富蘭克，他說什麼？」

「他好像問我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。」

吉姆考慮了一下，說：

「你告訴他，我們要跟他一起去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放心好了，我很清楚。」

「好吧，我告訴他。」富蘭克用火星語回答。

火星人縮回一隻腳，大步走向街上。富蘭克拚命在後面追趕，但怎麼也追不上。

「等我一下。」富蘭克大聲叫喊。

但是他的聲音被火星帽擋住了，聽不清楚。

「威利斯，告訴他，請他等一等富蘭克。」吉姆說。

「等富蘭克嗎？」

「是的，請他等富蘭克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威利斯向火星人講了幾句。火星人真的停下來，並將第三隻腳放到地面上。富蘭克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了過來。火星人沒有等他停住腳，便從吉姆身上放開一隻手，將富蘭克抱上來。

「放開！」富蘭克大聲叫嚷。

但是，火星人根本不理會。這一次他用三隻腳走路，這種走法好像有兩隻腳同時接觸地

面，顯得不穩定，可是速度驚人。

威利斯高興異常。吉姆的頭離開地面差不多有三公尺，所以附近的景色看得很清楚。七彩的西尼亞塔跟吉拉克斯的塔有點不同。這兩個城市根本就不相同，好像代表兩個風格不同藝術家的思想。吉姆不知道這個高塔究竟是什麼時候建立的。

火星人正在深及腰部的植物叢中走。寬大的葉子，向外盡量擴張開來，好像要設法多吸收一點陽光似的。這些葉子，一碰到火星人的身體，便縮捲起來，但馬上又伸展開來。

真摯的友情

前面草叢內有一條道路直通地下道。

雖然他們已經走進地道內幾百公尺深的地方。但是四周仍然像白天一樣光亮。光線從四面八方照射過來，而且從天花板上照射下來的光線還特別強。這個地道如果以地球人的標準來衡量，好像寬大了些。但是很適合火星人的身裁。他們沿着地道走下去，在半路上又遇到幾個火星人。

有一次，帶路的火星人，從一個直徑差不多一公尺大的圓形物體上面跨過。吉姆爲了察看究竟，回頭仔細看了一看。

出乎意料，他發現那個圓形物體，竟是將身體蜷縮成球形的火星人。全身只有背部露在外面。火星人——現代的，有高度文明的火星人——已經不再多眠了。可是，古代的火星人一定要多眠的。因爲，他們的身體構造適於蜷縮成一團，以防體溫和水份散失。

現在的火星人，據說一定有什麼不高興或在盛怒時才會蜷成一團。這種情形，如果在地球上，可能就要動武了。

第一次來到火星的地球人，因爲不知道其中原因，經常鬧事情。有人說，這是導致移民火星工作遲遲未能上軌道的原因。

吉姆以好奇的眼光，瞧着蜷縮在那裏的火星人。他奇怪這個火星人爲什麼發這麼大的脾氣。

吉姆想起馬克博士所說的，有關第二次火星探險隊所遭遇的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——

「那個糊塗蟲。」博士說：「他是一個軍醫，他想拉開蜷縮成圓球狀的火星人的手掌來

看看。突然，奇怪的現象發生了。」

「怎麼了。」

「消失了！」

「火星人嗎？」

「不，是那個軍醫。」

「怎麼消失的呢？」

「這我就無法回答了。因爲並不是我親眼看到的。這個故事是由四個證人講出來的，不管是不是眞的，那個軍醫確實從此消失了。」

帶路的火星人走進一間大廳，便將吉姆和富蘭克放下來。他們覺得這個房間很大，不過對火星人來講，可能是大小適宜的會議室。

房間裏面，擺着許多代替椅子的休息框，休息框排成圓形，房間是圓形，天花板也成圓球狀。天花板仿照火星的天空裝成，使人雖然在室內，却有置身室外之感。地平線附近成青白色，再往上，顏色由微帶黃的青色變成紫色，再成暗紫色，頂上則有許多星星閃爍着。最頂端稍靠西邊的天空，掛着一個小型的太陽。他們很巧妙地利用遠近法，來完成這些佈置，所以地平線看起來離得很遠。北面的牆壁，畫着伊羅運河，跟眞運河完全一樣，很難分辨眞僞。

富蘭克讚嘆地吹起了口哨。吉姆則吃驚得連口哨都吹不出來。

他們倆因身體太小，無法坐到休息框上。那個火星人看到這種情形，便拿來了一些很別

緻的布料舖上去。這些布料顏色好鮮艷，看起來不像是織的，如蜘蛛網般的柔軟，然而質地却非常堅靭，吉姆和富蘭克便躺在上面休息。

過了一會，吉姆想把火星帽拿下來。

「你幹什麼？小心窒息啊！」富蘭克大聲警告他。

「沒關係，氣壓很高。」

「不可能，我們剛才根本沒有通過氣閘嘛！」

吉姆毫不在意地把火星帽脫掉，果然，臉旣不變色，也不感到窒息，富蘭克看到這樣，也將火星帽拿下來。雖然氣壓不比家裏高，但是靜坐在那裏已足够了。

幾個火星人相繼走進來，悠閒地坐在休息框上。

很久很久，室內靜寂無聲。吉姆想着學校，想着家，回憶過去。不知爲什麼，他感到一種無名的幸福。

吉姆一直沒有發覺火星人的美。「像火星人一樣難看」這句話，已成爲火星移民們的口頭禪。吉姆想起自己也曾經講過這句話，他奇怪自己爲什麼會這麼說。

這時，背後傳來低沉的對話，吉姆聽不懂他們講的是什麼。一個火星人從休息框溜下來，走出大廳。不久，他捧了一個盛水的壺子回來。吉姆瞪大了眼睛說：

「是不是要舉行摯友儀式？」

「大概是吧。」富蘭克臉上也露出一副好奇的表情。

據說，摯友儀式是火星人表示友情的一種宣誓儀式，可是地球人從不曉得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儀式大概開始了。捧着水壺的火星人，說出自己的名字，用嘴唇碰一下水壺的上緣，然後遞給旁邊的火星人。第二個火星人也同樣說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後做一下喝水的樣子。水壺在火星人中間傳遞了一周。

吉姆這才知道，帶他們來這裏的火星人名叫吉哥。他認爲這個名字很好。

終於輪到吉姆。

「希望你永遠有足夠的水喝。」一個火星人誠懇地對吉姆說，然後將水壺遞給他。這句話吉姆聽懂了。

圍在大廳的火星人也跟着齊聲說道：

「希望你永遠有足夠的水喝。」

吉姆接過水壺後，先說自己的名字，再輕輕喝了一口，然後一邊將水壺遞給另一個火星人，一邊絞盡腦汁，生硬地用火星語說：

「希望你的水經常清澈，存量豐足。」

火星人中間，湧起了一陣滿意的嘟噥，吉姆內心覺得十分溫暖。

儀式結束後，大廳內頓然熱鬧起來。一個火星人殷勤地過來和吉姆搭訕，不過他是那麼高大，使吉姆覺得好尷尬。這時富蘭克突然提醒道：

「吉姆，你看那個太陽，我們可能來不及趕回車站了！」

「那不是眞太陽嘛！」

「可是，它和眞太陽一樣在動，我的錶也沒錯啊！」

「糟糕！威利斯到那裏去了？吉哥！吉哥在那裏？」

吉哥聽到自己的名字立刻跑過來。吉姆想問他威利斯的去處，卻不知怎麼表達。富蘭克

看到這種情形只好替他翻譯。

「他答應在太陽下山前，把我們送到車站去。可是他說威利斯要留在這裏。」

「那怎麼行！你請他把威利斯帶到這裏來，我們要問問牠自己的意思。」

吉哥答應了，馬上將威利斯帶回來，威利斯一見了吉姆和富蘭克，立刻跑到他們身邊。

「吉姆！富蘭克！」

「威利斯！」吉姆問他，語氣十分認眞，「吉姆要回去了，威利斯要不要跟吉姆一起回去？」

威利斯好像有點爲難。

「吉姆在這裏，威利斯也在這裏。很好！」

「威利斯！吉姆必須回去，威利斯要不要跟吉姆一起回去？」

「吉姆要回去嗎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威利斯跟吉姆一起回去。」威利斯顯得有點無可奈何。

「告訴吉哥。」

威利斯一說，吉哥好像很感意外，但並沒有表示什麼。

吉哥抱起吉姆、富蘭克和威利斯，向出口處走去。一個叫古古羅的高大火星人，從吉哥手上接下富蘭克，跟在後面。

出了地面，太陽已斜掛在地平線上。幸好，三條腿的火星人趕起路來，倒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。當太陽沒入地平線，大氣開始變冷時，他們一行恰好到西尼亞。兩個火星人將他們放下後，立刻掉頭走了。

「吉哥，再見。古古羅，再見。」

駕駛員和站長在車站一直等着他們。

「你們到那兒去了。」站長問。

「沒去那裏，請開車吧。」吉姆說。

他們一進入瞭望室，冰車立刻開動，進入伊羅運河，慢慢加速前進。

太陽已經下山了，四周籠罩着一片火星日落後的光輝。黑暗一來臨，岸邊的植物便忙着

縮捲身子。兩三分鐘後，先前一片翠綠的大地，頓時變成沙漠般的荒涼。

星星出現了，閃着強烈的光芒。極光在地平線上展開柔和的光幕。西邊的地平線上，浮現出一小片光暈，慢慢昇上天空。

「扶玻斯星出現了。」富蘭克說。

「有點冷，我們睡覺去吧。」他們走進臥室，鑽進被窩。

冰車準時通過利達市，然後將航線轉向西北西，進入愛利曼運河。吉姆一直在做夢，他夢見和威利斯合唱了一曲二重唱給火星人聽。

「下車了！」駕駛員在喊。

「嗯？」

「快下車啊！薩帝斯到了。」

侯基校長

親愛的爸爸、媽媽：

我們在星期四早上平安到達此地。請放心。

他們允許我和富蘭克同住在一間很舒適的房間裏。這個房間原來是一間單人房，桌子也只有一張，但是，因爲我和富蘭克兩個人所選的課程大致相同，因此反而覺得很方便。富蘭克今天晚上伙食團值班出去了。我呢，再複習一點歷史課也就沒事了，所以想利用這一段空閒的時間，將這封信錄成錄音帶，寄給您們。

史都老師說，學生一年比一年增加，如果公司方面再不增加宿舍，最後只得將我們一個個掛在帽架上了。當然，這只是開玩笑而已。老師有幽默感，很受大家敬愛。可惜他馬上就要搭乘「愛因斯坦號」回地球去了。過幾天，將有一位新的校長到我們學校來。這實在令我們失望。

今天就此擱筆。富蘭克回來了，我們要開始做功課。明天還有歷史考試。

吉姆　敬上

再啓：富蘭克還沒有寫信回家，他煩請爸爸和媽媽轉告他父母一聲，他一切安好。

還有，他說出發時太匆忙，忘記帶照相機，也請他父親爲他寄來。

又啓：威利斯要我代向爸爸媽媽請安。

吉姆將這封信錄成錄音帶寄回家去。

史都老師如果沒有辭掉校長的職位，吉姆的學校生活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式。可是，史都老師已決定辭職，返回地球靜渡餘年了。

全校師生都趕到火星機場來送行。史老師跟他們一一握手，眼圈紅紅的。他已經將一切校務交給新來的侯校長。

吉姆和富蘭克從機場回來後，發現很多人圍在公佈欄前面。他們也擠過去，發現公佈欄上新貼了一張公告。

公告

本校全體學生務必經常保持服裝和寢室的整潔。以往班級委員的檢查工作不夠徹底，以

後，檢查工作由校長親自執行。第一次檢查，訂於七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十時。希各知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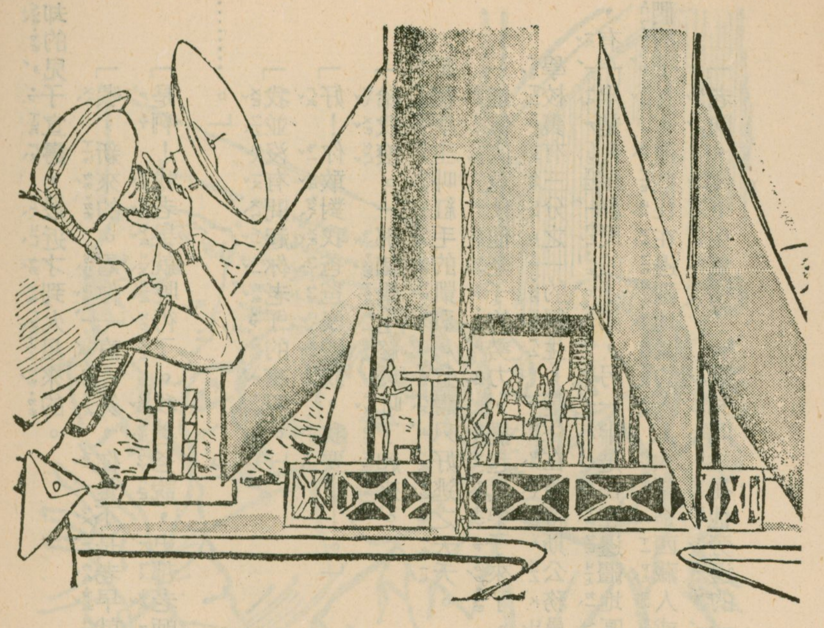
校長　侯基啓

「太不像話了。吉姆，你的看法怎樣。」富蘭克說。

吉姆瞪着公告，露出快快不樂的神色。

「今天是六日。」

「嗯，他把這所學校當做感化院。」富蘭克抓住一個當班級委員的高年級同學問道，「安達，你認爲怎樣？」



「我看，以前的辦法也沒有什麼不對嘛！」

「你有什麼打算嗎？」

「我嗎？」安達稍加思索後說：「我還有一個學期就畢業了。盡量安份守己。」

「哼！你可以這麼做，可是我還有十二個學期呢。」富蘭克頗不甘心地說。

「抱歉之至。」安達說著，掉頭走了。

僅有一個少年，看了這個公告後，仍然無動於衷。他是火星公司總經理畢

却的兒子宣壽，最近才到火星來的。

「喂，新來的。看你一直在笑，你是不是老早就曉得這件事呢？」有一個學生問他。

「是啊！我老早就曉得了。我爸爸說，史都老師對學生們太姑息，太過於放縱了。所以……。」

「我並沒有問起你老子的事呀。」

「好！你敢對我爸爸沒禮貌，我要——。」

「給我滾。」那個學生終於吼了起來。

那個學生叫紅毛的凱利。宣壽只好逃之夭夭。

「這傢伙竟仗他老子的勢力，擺起臭架子來了。」凱利仍然怒火未息，憤憤地罵道。

學校裏有三分之一的學生，是住在薩帝斯公務員的子女，他們大都通學。其餘三分之二，有一半是火星移民的子弟，另一半是住在邊疆地區從事大氣計劃（增加氧氣計劃）工程師們的子女。這些住在邊疆地區的人，大都是西藏人或玻利維亞人，也有少數愛斯基摩人。

「老陳，你不生氣嗎？」凱利問站在他旁邊的一個學生。

老陳大概是東方人，扁平的臉上毫無表情。

「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？」

「你難道不想保護自己的權利？」

「管他的！」

吉姆和富蘭克回到宿舍以後，還一直在談論這件事。

「富蘭克，你想女生部有沒有這種公告？」

「要不要打電話問問看？」

「嗯，算了。還是先考慮應該怎麼辦才好。」

「你說該怎麼辦？」

「我也不曉得呀！可是爸爸經常告訴我，不應該輕意放棄自己的權利。」

「對了，不久，我們的家人搬家時會經過這裏。到時候再問問他們的意見。暫時我們還是乖乖聽話。」

「嗯，就這麼辦。」吉姆說着，突然站起來。

「我想起來了，地球上的火星公司總經理，不是叫做侯什麼嗎？」

「叫侯約翰。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「校長也姓侯啊！」

「這有什麼奇怪？姓侯的多的是。」

「馬克博士說過，火星公司的組織就像一個大家庭。他們靠這種組織大賺其錢。所以，我們的侯校長說不定也是他們的一份子。」

第二天早餐時，每個學生都收到一份「房間整理法」。如果按照規定，每個房間都要重新整理一次，但是，這張條子上寫的是單人房的規定，並沒有提及雙人房，所以吉姆和富蘭克無所適從，更無法在十點鐘以前把房間整理好。還好，校長延遲了兩個小時才來檢查。校長起先只瞄了一下就要離開了。但是忽然又走進來，指着掛在衣櫃旁的火星帽說：

「爲什麼要塗上這種顏色呢？」

吉姆和富蘭克沒有答腔。

「看到早上的公告沒有。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公告的規定必須嚴格遵守。」校長說着，向大門吼了一聲，「值日！」

一個高班同學走進來。

「記住，這兩個人週末禁止外出。」校長對那個高年級的學生說，再度環視一下房間。

「房間也沒有好好整理。爲什麼不照規定做呢？」

「這個房間住兩個人，不能照單人房的規定做。我們已經盡力了。」吉姆說。

「還不認錯。房間太小的話，應該把不需要的東西搬出去啊！」

校長一看到威利斯又瞪大了眼睛。威利斯怕生，所以從剛才一直躲在角落裏，蜷成一個圓球。

「運動器具要放在衣櫃上面，或者收藏在體育館，不准隨便擺在房間裏。」

吉姆正要開口，却被富蘭克踢了一脚。

校長走向房門，嘴裏還在嘟囔。

「你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文明，我決心將你們訓練成標準的文明紳士。」接着，又停了下來說：「將火星帽的油漆刮掉後，拿來給我看。」

等校長的脚步聲遠了，吉姆問富蘭克：

「剛才你爲什麼踢我。」

「飯桶，校長把威利斯當做皮球啊！」

「所以我想告訴他。」

富蘭克簡直有點火了。

「你要威利斯被沒收嗎？如果校長知道威利斯是生物的話，你想他不會沒收嗎？」

精明的史密斯

吉姆拿起火星帽，看着那些黃黑相間的斑紋。

「我不想做文明紳士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

他們想，在刮掉火星帽的油漆之前，先去看公告。

在休息室內，用圖釘釘着一張公告。

公告

一、禁止火星帽塗花花綠綠的顏色，以保持原色爲原則，前後面各留二公分半大小，寫清楚自己的姓名。

二、由房間出來時，必須穿着襯衫、皮鞋或拖鞋。

三、不可在室內飼養動物。實驗用動物，需辦妥手續後，在生物教室內飼養。

四、不可將食物帶進宿舍。家裏寄來的食物，應交給舍監保管，必要時適量取用。

五、受到禁止外出處分者，不得到他人宿舍，或走出校外。

六、使用電話時，必須先提出使用申請書，經許可後方可使用。

七、即日起解散班級自治委員會。

校長 侯基

吉姆吹了一聲口哨。

「即日解散班級自治委員會——這表示，此後任何事情都得由校長經手。哼！他把我們當做什麼東西！」富蘭克說。

「我根本沒帶襯衫來。」

「我的借給你穿好了。最主要的是第三條規定，我看只有去拜托生物老師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吉姆看公告時，並沒有想到威利斯。因爲對吉姆來說，威利斯根本就不是動物。

「這樣太可憐了。」

「那——怎麼辦？」

「管他的，我想暫時還是放在身邊好了，反正校長還不曉得嘛！」

他們兩個人回到房間後，便開始設法刮掉火星帽的油漆。可是，並不好刮，油漆已滲透到裏面，越刮把帽子弄得越髒。

過了一會兒，一個叫史密斯的同學，從房門探頭進來。

「怎麼樣，弄好了嗎？」

「還沒，油漆滲進去了。」

「他們也都這麼講，我替你們照底色重新油漆一次好了。一頂只收四分之一克勒（貨幣單位）。很便宜。」

「不出我們所料，你這傢伙滿腦子都是鈔票。」

「怎麼樣？要嘛就快點決定。還有很多人要我替他們漆呢。」

「你這傢伙眞會趁火打刼，我想也許你連祖母的葬禮也會售門票，乘機撈一筆吧。」吉姆邊諷刺他，邊掏出錢來。

「你這想法還不錯！你想一張票可以賣到多少錢？」

史密斯拿出一罐油漆，幾把刷子。在吉姆的火星帽上塗了一層黃綠色的油漆。

「兩、三分鐘就乾了。你要不要漆，富蘭克。」

「嗯，拜托你，吸血鬼。」

「嘿！這是對付大恩人的態度嗎？我犧牲了女生部的重要約會，爲你們效勞，你不但不

感謝，還罵我吸血鬼。」

史密斯將富蘭克的火星帽很快地漆好了。

「你把和女生約會的事置之不理，拼命在賺錢嗎？」吉姆說，「你對那個公告有什麼意見。乖乖聽他的話好呢？還是提出抗議？」

「抗議？爲什麼？」史密斯在收攤子，「那個公告每一條款都隱藏着生意的材料。有什麼問題儘管找我好了，我準備隨時提供服務。」

他走到房門口再補充了一句：

「關於葬禮的事，請不要宣揚出去。」

史密斯走後，他們就帶着火星帽出去了。

校長室前面排着長龍。他每一次叫十個人進去檢查，檢查完後，又召集他們全體進去講話：

「不要以爲在殖民地就可以粗野、無禮，我們絕不允許的。殖民地的家庭教育實在太不像話了。我認爲沒有人比我更適於擔任這項工作。我到本校以前，擔任了十二年陸軍官校的

校長。那是一所造就人才的好學校。」

不知是爲了喘氣，還是爲了使自己的話銘刻在每一個學生的心中，校長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。吉姆對校長這種驕傲自滿，及批評家庭教育不像話的語氣，實在無法忍耐下去了。

「校長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這裏不是洛磯山脈，是火星。而且，這裏也不是軍官學校。」



校長沉默了一下，以嚴厲的口吻問道：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吉姆。」

「如果這裏是軍官學校，對你將更有益。」校長目光炯炯地說，然後轉向其他的學生，「你們可以回去了。週末可以外出。吉姆，你留下來。」

等到其他學生走出校長室後，校長便開始訓話了。

「吉姆，你要知道，是火星公司讓你受高等教育的。你應該感謝才對。既然你受惠於公司，對公司所任命的老師，就不應該這樣無禮。」

吉姆一聲不響。校長更生氣，提高了嗓子叫道：

「爲什麼不哼一聲？你，爲什麼不道歉？不認錯？」

吉姆還是一聲不響。校長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大拍桌子，吼道：

「好，回去！自己仔細想一想。週末不准外出。」

半夜裏的爭吵

吉姆引起的事件，很快地傳遍了整個學校。

此後，吉姆的房間一直有人來採訪。有些是爲了安慰他；有些是爲了好奇，想看看當面反抗校長的人究竟長成什麼樣子。不管他們爲的是什麼，但由於他們大夥兒來訪，至少讓吉姆明白了一件事：大家都不喜歡新校長。

禮拜天，富蘭克到薩帝斯去了。被禁止外出的吉姆躲在房內裝着看書，跟威利斯談了整天。

到了傍晚，富蘭克帶着一個小紙包回來。

「你的禮物。」

「謝謝。是什麼東西？」

那紙包是一卷新的錄音帶，剛由太空船「愛因斯坦號」從地球帶來的探戈曲。富蘭克想起吉姆非常喜歡這曲子，所以特地買回來送給他。吉姆立刻走到桌子旁，想放來聽。

「不要放，開飯鈴響了，等一下再聽嘛！」富蘭克阻止他。

吉姆依依不捨地離開了，但是吃過飯後連續放了五、六次。熄燈前又放了一次。

走廊的燈熄了。四周靜悄悄的。大約經過一刻鐘，忽然又響起了先前的音樂。富蘭克嚇了一跳，馬上爬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，吉姆，快關掉。」

「什麼事？唉！不是我，是威利斯。」

吉姆扭亮了電燈。發現威利斯站在房間中央，突着眼睛打拍子，正在演奏探戈曲。

「安靜點，威利斯。」吉姆着急地把威利斯抱起來。

這時，房門粗魯地被打開了，露出了校長鐵青的臉。

「又是你！一點都不遵守公共秩序。還不關掉！禁止外出一個月！」

威利斯繼續演奏。吉姆把牠藏在背後。

「聽不懂我的話嗎？我叫你關掉！」

校長親自走到桌旁，扭了開關。但是開關已關好，校長用力過大，扭痛了手指頭。威利

斯的演奏進入第三樂章。

「這部機器怎麼搞的？」吉姆不開腔，校長就走到吉姆的面前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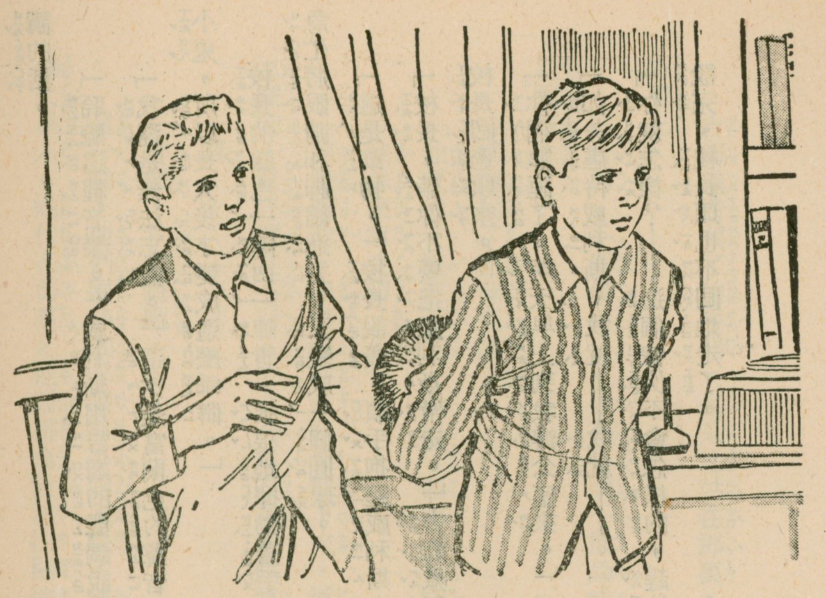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後面藏着什麼？」當校長將吉姆推開，發現了威利斯，他嚇了一跳。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是威利斯。」吉姆的聲音很小，只能勉強聽得到。

校長這時候也明白了，剛才的音樂是從這個怪圓球發出來的。

「威利斯？」

「這——叫做巴恩沙。是火星人的一種。」



剛好這時威利斯演奏完畢，恢復了寧靜。

「巴恩沙。我第一次聽到。是不是火星鸚鵡的一種。」

「不是鸚鵡，牠會講話也會思想。——威利斯是我的朋友。」

「我不管那些。我想你們已經看過有關處理動物的規定了。」

「是的。不過威利斯並不是動物。」

「那麼是什麼。」

「威利斯是——威利斯是——就是威利斯啊。」

這時，威利思開始模做吉姆就寢前所

講的話。

「聆聽這種音樂。」威利斯用吉姆的聲調說，「校長的事就可以忘得一乾二淨了。」

「我還是無法忘記。」這次是富蘭克的聲音，「那個傢伙是大傻瓜。小時候可能是個膽小鬼，所以長大後才變成這麼乖僻。」

校長的臉色一陣白一陣青，狠狠地揮動着手。可是，又十分尷尬地將手收回去。威利斯急忙將眼睛和脚縮進去，又變成一個圓球。

「這是動物。」校長說着，順手抱起威利斯走出去。

「校長，請你不要把威利斯帶走。」吉姆喊起來。

校長回過頭來。

「你們該睡了。明天早上到我辦公室來。」

「如果虐待威利斯，我就——我就——。」

「你就怎樣？——這個傢伙不會怎樣的，趕快睡覺去，不然等一下會挨揍。」

說完，校長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吉姆望着關了的房門，呆呆地站在那裏，兩眼淚汪汪的。富蘭克走過去，將手搭在吉姆的肩上。

「吉姆，不要傷心了。他不是說不欺負威利斯的嗎？我們明天再想辦法。萬不得已，就逃回家去。」

吉姆撥開了富蘭克的手。

「如果你一時想不開，做出了傻事。可能正中校長的下懷。」

「我怎麼忍受得了。」

「我瞭解你，但是現在最好冷靜下來，慎重考慮才好。校長正希望你中計。所以不管他怎麼樣，最好置之不理。——不然的話，你將吃大虧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睡吧。」

這一晚，他們兩個人都輾轉不能入眠。破曉時分，吉姆做了一個惡夢。他夢見校長是一個火星人，蜷伏在那裏。他則拼命設法拉開他。

第二天早晨，又貼出了新的佈告。

公告

此後所有的手鎗必須集中在鎗械保管室。學生手鎗保管人卽日取消，改由校長負責存取，除出入危險區域外，一律不准佩帶。

校長　侯基

「爲什麼這麼嚕嗦呢？我們大家不是都有執照的嗎？」

他們的手鎗過去都是交由學生手鎗保管人負責保管的。這樣做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故。所以吉姆認爲是多此一舉。

「校長怕你啊！」富蘭克說。

「怕我？爲什麼？」

「昨晚上的事你忘了？校長認爲你也許眞的會報復。」

吉姆在沉思。

「我不打算交給校長。我領有執照，這證明我可以佩帶手鎗。」

「好，我也不繳。」

早餐後，吉姆和富蘭克邀史密斯到他們房間裏來。

「史密斯，你看到早上貼出的公告沒有？」

「當然看了，大家正在議論紛紛。」

「你打算將手鎗繳上去嗎？」

「我已經繳了，因爲這附近根本用不着手鎗。」

「那麼你的房間不會被搜查了。我們有兩包東西想寄存在你那裏。請你答應不打開來看。」

「還有，絕不告訴第三者。對不對？」

「是的，要絕對保密。」

「嗯——代價可不能低喔！」

「要多少？」

「一個禮拜沒有二克勒，我就不幹。」

「那太貴了。」富蘭克說。

「那麼這樣好了。既然大家都是好朋友，馬馬虎虎算了，到今年年底，收你八克勒。」

「還是太貴。」

「那麼六克勒。不能再減了。」

「好，就這樣決定了。」

富蘭克本想再還價，可是吉姆却答應下來。史密斯抱着兩包東西回去了。

吉姆的憤怒

校長讓吉姆等了半個鐘頭。吉姆進去時。校長的情緒好像變好似的。

「什麼事啊？」

「關於威利斯的事。」

「威利斯？噢。」校長的臉上浮出了一絲獰笑，「那個奇異的標本嗎？」

「我想要回威利斯。我要到街上去，把威利斯寄回家。」

「到街上去？你不是被禁止一個月內不准外出的嗎？」

「那麼，我可以託別人代寄——今天之內。所以，希望校長能够將威利斯還給我。」

校長把身子向後一仰，兩手合在肚皮上。

「你昨天晚上不是說威利斯不是動物嗎？」

「呃？」

「你說威利斯不是動物，是朋友。是嗎？」

吉姆無從回答。他知道很可能中校長的計。

「如果我講了——。」

「講了，還是沒有講。說清楚。」

「——講了。」

校長從椅子上將身子伸出來。

「如果是動物，也許可以說是屬於你的。如果不是動物，根本就不能說是屬於誰的。因此，你沒有要求交還的權利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吉姆一時語塞。「可是校長也沒有監禁威利斯的權利。」

校長很小心地將兩手手指頭交叉在一起。

「你已經放棄了對威利斯的所有權——記住。但是這並不影響威利斯是動物的事實。那麼，威利斯是在學校內發現的，我當然有保管的權利。」

「沒有這種道理。如果威利斯是屬於某一個人，這個人就是我。校長根本沒有這種權利。」

「不用講了。」吉姆沉默下來。校長改用較為溫和的語氣說，「你忘記在這裏我是你的家長。換句話說，我是你的父親，你所有的權利應該由我代行。威利斯的處理，我會再仔細研究。下午，我要會見公司的總經理。有什麼結果，我會通知你。」

吉姆有點不知所措。但是，他突然想起父親：

「那麼，我要問爸爸的意見。」

校長又一次露出了獰笑。

「電話室的鑰匙我不會給你的。因為我不能允許你將那些不值一提的瑣事一一去請示你父母。你只有寫信回家了。但是投郵前，也必須經過我本人的許可。好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」

富蘭克在房間裏等他。

「怎樣？」

「沒有用。」

「是不是叫你寄回家去？」

「不是，他想將威利斯沒收。你說究竟怎麼辦才好呢？」

富蘭克沒有回答。吉姆很傷心。

「咦，怎麼啦？房間好像很亂。」吉姆發覺有點不對。

「剛才他們說是奉校長的命令，到房間裏來搜查手鎗。我始終佯裝沒有帶來。」

「我到史密斯房間去。」吉姆說完，便要走出房門。

「不行，吉姆。你不能去恫嚇校長，你用這種方式奪回威利斯的話，校長一定會召來警察。這樣，不但你父母會因你被捕而傷心，連威利斯都不知道將遭遇到什麼結果。我們不如去上課好了。化學實驗快上課了，我們會遲到的。」

「我不去。」

「不要胡鬧。生校長的氣就不上課了？這成什麼話呢？」

「我不唸了。這種學校，誰稀罕！」

「什麼？可是，火星上只有這一所學校，難道你要回到地球去上課？」

「那我就不唸書了。只要能夠要回威利斯，我就立刻回家。」

「但是至少你現在也得上課去啊！你不可能馬上回家的。」

「不去。」

富蘭克覺得很傷腦筋。

「那麼，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離開房間，一直在這裏等我下課。如果你不答應，我也不去上課了。」

「好啦，好啦，我答應了。趕快去上課啊！」

「好。」富蘭克慌慌張張地跑出去了。

校長一直沒有講什麼。富蘭克認爲在沒有要回威利斯前必須乖乖上課，所以第二天就強拉吉姆一起去上課。

第二天，校長還是沒有表示。星期二晚上，熄燈後大約過了兩個小時，富蘭克忽然醒過來，發現黑暗中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走動。

「吉姆嗎？」富蘭克向黑暗處輕輕地喊了一聲。

沒有回答。富蘭克悄悄伸手扭亮了電燈。吉姆站在門邊。

「吉姆，爲什麼不出聲？」

「沒什麼，你睡覺好了。」

富蘭克從床上爬了下來。

「你以爲我還睡得着。」

「我不願意連累你。」

「你說說看嘛！」

吉姆無可奈何地坦白說，他認為威利斯很可能被關在校長室裏，所以打算去把牠帶出來。

「如果事後他們問你，請你推說什麼都不知道。」吉姆訕訕地說。

「你以為我會讓你單獨去嗎？就是你不答應，我也要去。」

校長室的密談

他們兩個人悄悄地走過走廊。來到通往辦公室的大門。吉姆想推開門，可是鎖得緊緊的。

「為什麼把門鎖起來？」

火星上很少有小偷，所以平常窗戶都不上鎖的。

「為了防止我們這種人啊！」富蘭克自我解嘲地說，他從懷裏拿出一把小刀，企圖撬開門鎖。

吉姆站在旁邊，監視着走廊，大約經過了五分鐘後，富蘭克便撬開了門，向吉姆招手。

兩個人用腳尖輕輕地走過去，來到最裏面，掛着「校長室」小牌子的房門前。

牌子上的字還很新，——鎖也是新的。那是一付用銻鋼製成的保險庫用密碼鎖。

「有沒有辦法打開？」吉姆不安地問。

「毫無辦法。」

門底下有一個格子通風口，用來使室內的髒空氣流出去的。吉姆爬在地板上窺探室內。裏面一片漆黑，看不見任何東西。

「威利斯！威利斯！」吉姆雙手圍成喇叭狀，向室內喊了幾聲。

「吉姆，吉姆。」裏面傳來微弱的聲音。

「威利斯，到這邊來。」吉姆說完，屏息等待回答。

「我被關在這裏啊。」

吉姆和富蘭克又高興又着急，卻想不出什麼辦法把威利斯救出來，這時，裏面傳來一陣抓東西的聲音。

「威利斯正在想辦法逃出來。」吉姆說。

過了一會，抓東西的聲音停止了，並且好像有什麼柔軟的東西跳下來似的。繼之有一陣勉強可以聽出來的輕微腳步聲。

「吉姆，吉姆。」是威利斯的聲音，就在通風口那一邊。「吉姆，把威利斯帶走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的，好的。你在那裏不要動，我馬上把你弄出來。」

「威利斯要出去。」威利斯的聲音充滿期待。

「富蘭克，如果有一把鐵槌之類的東西，就可以敲開這個通風口了！」

「我只有一把小刀。」

抓東西的聲音又響起來了。

「威利斯急着要出來。我們最好趕緊想辦法——。」

抓東西的聲音越來越大。富蘭克跪下來，把耳朵貼近通風口。他聽了一會兒便說：

「沒問題，威利斯會自己跑出來的。那是牠咬斷木板的聲音。」

「怎麼可能呢？」

又是一陣抓東西的聲音。

經過五、六分鐘後，通風口的格子出現了圓形裂痕，並且掉下了一段木板。威利斯的身體出現在洞口，並且往外伸出長約二十公分，長着爪的東西。像手又像腳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富蘭克說，「我從來沒看過。」



這隻怪手（脚）忽然縮進去了，並沒有留下任何東西。威利斯的身軀，這時慢慢由圓球形，變成香瓜般的橢圓形，從鋸斷的裂口擠出來。

吉姆興奮地將威利斯抱了起來。

「威利斯，威利斯。」

威利斯在吉姆懷裏又變成圓球狀。

「吉姆不見了。」威利斯帶點責難的語氣說，「吉姆走了。」

「吉姆不再離開了，要永遠和威利斯在一起。」吉姆將面頰貼在威利斯的毛上。

「趕快回到洞裏去。好不好？」

「嗯。」

他們很快跑回房間，吉姆將威利斯放在床上。

「先找史密斯去，把我們寄存在他那裏的手鎗拿回來。」

「等一下，不可操之過急。我們留下的證據只有一個小洞，那個小洞我們是不可能爬進去的。我們把威利斯寄回家去，然後裝着什麼都不知道就好了。」

吉姆搖了搖頭。

「我不想呆在這所學校了。但是，你要留下來，參加明年的火箭駕駛員考試。萬一考不取，我希望你也回來。」

「嗯，我也不會在這所學校呆那麼久。但是你想用什麼方法逃走呢？至少也得等白天啊！晚上太冷了。」富蘭克苦勸着吉姆，他想讓吉姆冷靜下來，「坐一會兒嘛！」

吉姆剛想說話，威利斯却開始模倣別人說話了。「坐一會兒嘛！」首先是富蘭克的聲音，接下去牠又用一個老人的聲音重複了一遍，「坐一會兒嘛！」這聲音有點裝模作樣。

「威利斯安靜點。」

可是威利斯並沒有停止。

「坐一會兒！老侯。」

「這聲音好像曾經在什麼地方聽過。」富蘭克說。

「你好，總經理。」威利斯這一次用的是侯校長的聲音。

「對了，是收聽廣播時聽到的，火星公司總經理畢却的聲音啊。」富蘭克想起來了。

「噓——」吉姆說，「聽聽看。」
威利斯繼續說下去。又是那個裝模作樣的老人聲音。
「還好。——那個箱子裏面是什麼東西？是不是違禁品？」
一陣校長的傻笑。
「別開玩笑，那是標本。不過是難找的珍品呢？我從一個學生那邊沒收來的。」
沉默了一陣，然後又是那個裝模作樣的聲音。
「這實在太珍貴了，在什麼地方找到的？」
「我剛才講過了，在學生宿舍發現，我把牠沒收來的。」
「對對，但是這叫什麼動物呢？」
「亞勒奧斯法羅普西塔卡斯・普龍——。」
「好了，好了。這麼長的學名使我頭暈腦脹。剛才你說是沒收來的，那個學生會不會出讓給我呢？」
校長慢條斯理地回答：「我想很困難。可是，你為什麼——。」

「如果通知倫敦動物園，我想除了運費以外，他們還會出六、七千克勒的價錢收買。」
「眞的嗎？」
「一個倫敦的商人曾經告訴我，如果是五千克勒的話，他隨時都要。但是我始終沒有找到。價錢的問題，我看大可抬高一點。」
「公司就可以賺一筆了。」
談話像是中斷了一會兒。然後，又是一陣呵呵的笑聲。
「你聽清楚——你不是受僱來管理學校的嗎？」
「對啊！」
「我也是受僱來管理公司的事務。我們的工作足足可以抵掉所拿的薪水了。剩下來的時間，應該是我們自己的。你不會認為是被僱用來火星尋找珍貴標本的吧？」
「當然。」
「我也是啊！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嗎？」
威利斯講到這裏便停下來了。原來侯校長和畢卻總經理打算賣掉威利斯撈一筆。

過了一會，又是總經理的聲音。

「就是剛才我所說的那個學生。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叫他出讓呢？價錢不可太高，免得引起他們懷疑。」

「我想他不會賣的。但是我有辦法。」

「什麼辦法。」

校長捏造了一些理由，說明搶走威利斯的方法。然後又是一陣竊笑聲。

「你相當厲害嘛！讓你一輩子當校長實在太可惜了。」

「我也不想一輩子當校長。」

「當然，我可以替你找找看有沒有經理的缺。不過話說遠了，我們還是來談談有關南方殖民地停止遷居的事吧。」

「究竟是什麼事呢？」富蘭克自言自語。

「噓—」吉姆阻止他。

「是不是有什麼新消息？」校長問。

「嗯，公司很快就會通知過來的。」

此後，他們並沒有談到什麼新鮮的話題。但是吉姆和富蘭克還是聽到最後校長說再見為止。

吉姆非常着急。

「豈有此理，要將威利斯送進動物園。我絕對不許他們這樣做。」

「慢一點，慢一點。剛才他們好像提到南方殖民地的事。我們再問問威利斯。」

「嗯。」吉姆把威利斯抱起來說。「如果你還聽到什麼，全部告訴我們好嗎？」

威利斯又模倣了差不多一個小時，內容都是些有關學校事務的談話。但是最後又是畢却的聲音。

「從地球來了一些新消息，所以特地趕來通知你。」

「哦！太麻煩你了。」這是校長的聲音。

「請你把房門關上。」威利斯連關門聲都模倣了出來。

「火星公司要南方殖民地的居民繼續留在原地。然後，從地球帶來一批新的移民到北方

殖民地去。這些移民，整個夏季都在當地工作，並且訓練他們耐寒的能力，以便十二個月的夏季過後，仍然能留在當地工作。——但是，這件事必須徹底保密，如果讓南方殖民地的傢伙知道就麻煩了。我想先找一些藉口，將遷居的日期拖延兩三個禮拜。到時候因氣候太冷無法搬家，他們就不能不聽話。」

「這計劃太妙了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，管理移民只有這個辦法。你到此地的時間還很短，有些地方可能還不大清楚。這些傢伙都是在地球喪失謀生能力的，如果不狠一點，不知道將要提出什麼要求。他們簡直不承認公司的恩惠。如果什麼都依他們，就必須跟着太陽，一年到頭從北到南，從南到北經常遷居。你想想看，費用多麼大啊！」

威利斯換了校長的聲音。

「眞的。連小孩子都想反抗，簡直沒有一點法紀。」

「應該嚴格管束他們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對了，那個標本有沒有關好？」

「沒有問題，我把牠鎖在壁櫃裏面。」

模倣了他們道別的聲音，威利斯就不再講了。

第二章 逃

「可惡！公司爲了省錢，竟不讓南方殖民地的人遷居，他們怎麼能挨過這個冬天呢，外面是攝氏零下一百度呀。」富蘭克憤憤說着，立刻從衣架取下火星衣穿上，「媽媽將被迫在那個寒冷的地方過冬，我還有什麼心情上課！媽的心臟不太好，太危險了！」

「但是不繼續唸書，你便沒有機會當火箭駕駛員了。」

「管他的！母親的生命要緊。我下定決心要跟你回去。」

「好吧。我們一道走。」

吉姆也穿好火星衣，上好拉鏈。因爲他們決定把威利斯放在旅行袋裏，所以不可能帶太多行李。

吉姆把威利斯抱起來。

「威利斯，我們打算現在就回家去。你躲在這袋子裏面。」

「威利斯也要去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你躲在這裏面，除非我叫你出來，要不然不可隨便出聲。」

「威利斯不能講話？」

「對，不許講話。」

威利斯考慮了一下說：

「音樂好嗎？」

「不行，一點聲音都不行。」

「知道了，吉姆。」

威利斯好像很掃興，但也沒有反抗，他將眼睛和脚都縮進去，變成一個滑溜溜的圓球。

吉姆把牠放進袋子裏，上了拉鏈。

「好了，我們到史密斯房間去要回手鎗。你有多少錢？」

「不多，錢作什麼用？」

「車資啊！」

「哦！差點兒就忘了。」

始終憂心忐忑的吉姆，竟一直沒有考慮到車資的問題，到學校來的時候是免費的，但是這一次沒有免費乘車證明，當然必須付錢。

他們兩個人把錢統統集中起來，還不夠買一張車票。

「怎麼辦？」吉姆說。

「向史密斯借用好了。」

還好，史密斯在房裏睡覺。經他們一喊，便一骨碌爬起來。

「史密斯，前天寄存在這裏的那兩包東西還給我們好不好？」吉姆說。

「晚上不營業。明天早上來好了。」

「不行，現在就要。」

史密斯懶洋洋地走下來。

「晚上必須另付手續費。」

史密斯站在床上，拆下通風口的蓋子，從裏面拉出來兩包東西。吉姆和富蘭克拆開了包裝，將手鎗佩帶起來。史密斯站在一邊瞪着眼。

「我們需要一點錢。」富蘭克說，並告訴他所需要的金額，「你大概有。」

「拿什麼東西跟我換？」

富蘭克取出附着二十一組指標的高級圓型計算機，問他。

「這個值多少錢？」

「嗯——差不多六克勒。」

「開玩笑，我花了二十五克勒買的啊！」

「那麼八克勒。怎麼樣。這個東西不可能值十克勒以上。」

「我用這架計算機作抵押，向你借十五克勒，行不行。」

「我沒開當舖。給你十克勒現款好了。」

吉姆的計算機，結果以十克勒賣給他。兩個人連手錶和一些零星東西都讓給史密斯，只

剩下一雙溜冰鞋。雖然，還少十二克勒，但溜冰鞋總不能再賣了。

「我想再向你借一點。」富蘭克說。

史密斯仰望着天花板。

「你們是好主顧嘛！如果肯付利息的話，當然可以考慮。」

事情一辦妥，他們便想告辭。

「據我猜想，你們正計劃開溜。對不對？」

「不，我們只想出去散步一下。」吉姆說。

「嗯——你們好像不知道大門最近都上鎖了。每天早上由校長親自開啓。」

「不要嚇唬人。」

「不相信你自己去看好了。」

「我們——把它打掉。」富蘭克拉着吉姆的袖子。

「何必這樣麻煩，可以從廚房出去嘛！」史密斯說。

「垃圾口沒有上鎖。」

「垃圾口？」吉姆說。

「只有這個地方可以出去。」

「好，從那邊出去好了。吉姆，我們就去。」富蘭克說。

「等一下。」史密斯阻止他們。「那個地方一個人沒有辦法爬出去。如果爬出去一個，另一個只好留在裏面。你們只有一個人可以逃出去啊！」

「那，請你幫忙吧。」

「什麼代價。」

「眞想揍你。我們不是被你剝得精光了嗎？」

史密斯聳了聳肩膀。

「我並沒有說不願意，好吧，不能坐視老主顧的困難而不助一臂。」

他們三個人迅速溜進大廚房。史密斯的走法很內行，這正說明他已經是這一行的老手了。來到垃圾口時，史密斯說。

「誰先出去。」

吉姆無可奈何地望了望垃圾口。那個垃圾口套在牆壁上，差不多有汽油桶那麼大，圓筒內壁滿是臭氣薰人的髒東西。

「我先出去。」吉姆說完便戴好火星帽。

「等一等。」富蘭克說。

廚房裏面堆積着很多罐頭，富蘭克正從旅行袋裏面掏出一些衣服，將罐頭一罐一罐裝進去。

「快一點。」史密斯說。「起床鈴快響了，我必須趕回去呢。」

「對啊！富蘭克，要那些東西幹什麼？馬上就可以回家了。」吉姆也說。

「快好了。好，可以了。」

吉姆爬進圓筒，將兩膝彎曲，旅行袋緊貼在胸口。圓筒轉動一下，驀地，他覺得氣壓降低，一陣冷風吹襲過來，吉姆被拋落在學校後面的石子路上。

圓筒發出了一陣刺耳的聲音又回到原位。不一會兒，富蘭克也被拋出來，剛好掉在吉姆的身旁。

「眞髒。」吉姆從富蘭克的火星衣上拿下了幾塊洋鐵皮。

「你也並不乾淨啊！快走，我們不能再耽擱了。喲，眞冷。」

「馬上就會暖和的。好，走吧。」

天快亮了，太陽即將上昇，東方地平線上已經顯出一片魚肚白，可是，氣溫仍然相當低。他們倆照預定計劃，先到一條小運河旁坐下來，穿好溜冰鞋。

他們所帶的是比賽用的冰刀溜冰鞋。吉姆先穿好走在冰上。

「快走，屁股都凍僵了。」

富蘭克也下來了，他們拾起旅行袋向前出發。滑了幾百公尺，便進入大運河（運河名）。兩個人一前一後，朝冰車站趕路。這是一項十分激烈的運動，到達車站時兩個人都氣喘吁吁了。

他們通過氣閘，走進車站。只有一個站務員在裏面。

「請問今天有沒有開往南方殖民地的班車。」富蘭克問站務員。

「再過二十分鐘就開車了。你們要寄東西嗎？」

並不是每天都有。

「不是，我們兩個人要去。」富蘭克說着，一邊將他們所有的錢交給站務員。

站務員遞過來兩張車票，沒有說話。吉姆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因爲開往南方殖民地的班車

撇棄

「請大家上車。」站務員在催促上車。

他們倆趕緊戴上火星帽，通過氣閘走出去。駕駛員關閉貨艙的艙門。他們將車票遞給他走進冰車。

這次也沒有其他乘客，他們兩個人又爬上瞭望室。

吉姆注視着從地平線徐徐上昇的太陽。大約過了十分鐘後，轉過頭來說：

「我想睡，我要下去了。」

「聽收音機好不好。」

「不行，昨天一晚沒睡好，還是下去睡覺吧。」

他們進入寢室後，立刻上床睡覺。

一大早就從薩帝斯開出的冰車，這時正往南急駛。照預定，中午應該到達西尼亞站。今年冬季來的很快，運河上的結冰情況非常良好。

冰車平穩地向前奔駛。駕駛員心情顯得非常輕鬆。接近中午時分，他打開了收音機，但聽了一會兒，忽然神色緊張地回頭瞄了一下兩個年輕乘客。他看看他們倆正在甜睡，也就沒有去吵醒他們。

冰車在西尼亞站一停，駕駛員立刻衝出駕駛臺。吉姆和富蘭克因爲車子停下，也醒過來了。不久，駕駛員又回到車上來，向他們說：

「車子暫停本站，請下車用餐。」

「我們肚子不餓——。」富蘭克說。

「但是還是下去好。車子一停下來，車內的溫度會慢慢下降啊。怎麼樣，我這裏有三明治。」

「謝謝你。我們還是下去好了。」吉姆說着，便邀同富蘭克一起走向西尼亞站。

西尼亞站的跑堂兼站長喬治，用刺探的眼光看着他們，默默地端來一盤三明治。駕駛員吃得很快，簡直是狼吞虎嚥，不一會兒就吃得盤底朝天。看到駕駛員站起來，他們也想跟着離開。

「你們慢慢吃。我還要裝些貨物，還要檢查引擎，可能半小時以後才能開車。」駕駛員說。

「要不要我們幫忙？」

「謝謝，不必了。我一準備好，馬上通知你們。」

不到十分鐘，外面傳來車子開動的聲音。富蘭克慌忙跑出去，但是站外已不見車影。

「車子把我們丟在這裏開走了。到底怎麼回事？」富蘭克向站長提出抗議。

站長放下正在看的報紙。

「那個人並不壞。我告訴他我不是警察，不能幫他們抓人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剛才來了一個電話要我逮捕你們。好像是說你們做了什麼壞事。可是——我看不出你

們會做壞事嘛！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富蘭克相當冷靜，「那麼你打算怎樣？」

「我不打算怎樣。明早有一班專車要來逮捕犯人。你們還有充裕的時間。我看，到外面去散散步好了，如果天氣太冷就回到這裏來。」站長說完，又低頭看報。

「吉姆，到這裏來。」富蘭克向吉姆招手。

他們兩個人跑到角落裏，開始作戰計劃。

西尼亞站離開東西兩邊的城市都有一千六百公里以上的距離。而且，除了車站外沒有其他建築物。

吉姆幾乎要哭出來了。

「我不願意被帶回學校去。」

「我也不願意。但是還有更要緊的事呢。威利斯聽來的情報必須趕快通知家裏。」

「打電話怎麼樣？」

「那個站長會不會准我們用電話？」

：

「不曉得。我們試試看。」吉姆站起來，走到站長面前。

「我們可不可以用電話。」

「沒關係。」

吉姆走進電話室，按下呼叫電鈕，請求接通南方殖民地。那知等了半晌，得到的回答是

「對不起，機件故障。從西尼亞站無法接通南方殖民地。」

「故障？哼！騙人，一定是校長和總經理搞的鬼。」富蘭克說。

對面的牆壁上掛着一幅地圖。富蘭克一直望着地圖看。看了一會，他突然說：

「西尼亞南方的那個新車站叫什麼名字。」

「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裏。」

富蘭克用指頭指給吉姆看。在西托利運河旁邊，有一個用墨水畫的新車站。

「哦！那是氧氣計劃的工作人員所住的小房屋。」

爲了增加火星上的氧氣，火星公司正計劃在西尼亞和吉拉克斯中間的沙漠，新蓋幾所工廠。這些小房屋是爲了這個計劃建造的。

「離開此地僅有一百多公里，太陽下山前可以趕到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就是到那裏，離我們家還有一千多公里啊！」

「我們一天可以滑三百公里。吉姆，其他地方還有沒有小屋。」

「雖然地圖上面沒畫出來，不過我聽爸爸說還有不少。」

「我們可以晚上溜冰，白天睡覺，這樣就不會凍死了。」

「嗯——我看過凍死的人，簡直像冰塊一樣。可是——好吧，碰碰運氣。」

他們兩個人吸了一口氣，拿起旅行袋，走向大門。站長抬起頭來問他們。

「你們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出去散散步。」

「那不用帶旅行袋嘛！」

他們沒有回答，很快的通過氣閘到了外面。五分鐘後，已在托利運河上朝南滑行。

無人小屋

「吉姆，休息一下好不好。我打算將旅行袋背起來。」

「我也要背起來。」

用手提着旅行袋，妨礙手臂的動作，無法發揮最高速度。吉姆先打開旅行袋看看。威利斯將眼睛伸得長長的，露出不悅的神色。

「威利斯不能講話。」

「現在可以講了。我將旅行袋打開一點，讓你透透氣。但是要小心，不能掉下去啊！」

「威利斯不會掉下去。」

吉姆和富蘭克背好旅行袋後，繼續滑行。冰塊非常結實，空氣的阻力不大，加上他們兩人都是溜冰高手，所以速度實在驚人。

「哇！」威利斯在吉姆背上驚叫起來。

他們是從運河較低的一端滑過來的。運河兩岸的土堤聳立在他們頭上。而且，已是深秋

，運河的水面——其實是冰面——降低很多，映入他們眼中的，只有兩岸的河堤和頭頂上暗紫色的天空。

滑了一段相當長的路程，吉姆因躲避突出的冰塊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還好身上穿着火星衣，沒受什麼傷。但是，威利斯却被拋得遠遠的，差不多滾了兩、三百公尺。

富蘭克看到吉姆摔下去，趕緊停下來。發出一陣刺耳的音響，冰粉向四方飛濺。

「有沒有受傷？」

「沒什麼，威利斯呢？」

兩個人趕緊滑到威利斯旁邊。威利斯已經伸出小脚，等着他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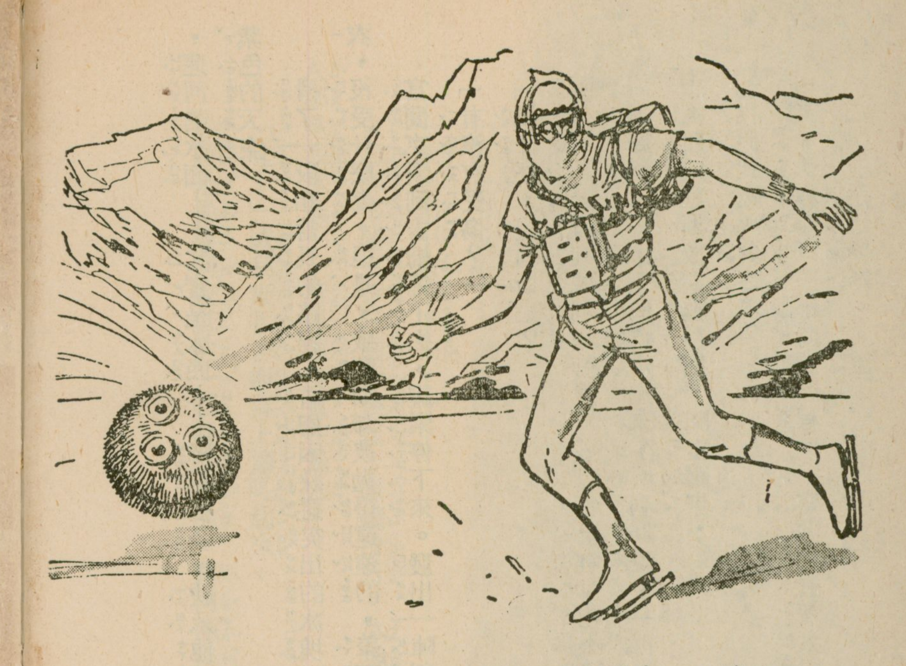
「很好玩。」看到他們走過來，威利斯說，「再來一次好不好。」

吉姆將威利斯放進旅行袋，問富蘭克：

「我們到底滑少路了？」

「剩下大概不到三小時的路程。」富蘭克看著太陽說。

「如果有手錶多好。希望不要滑過頭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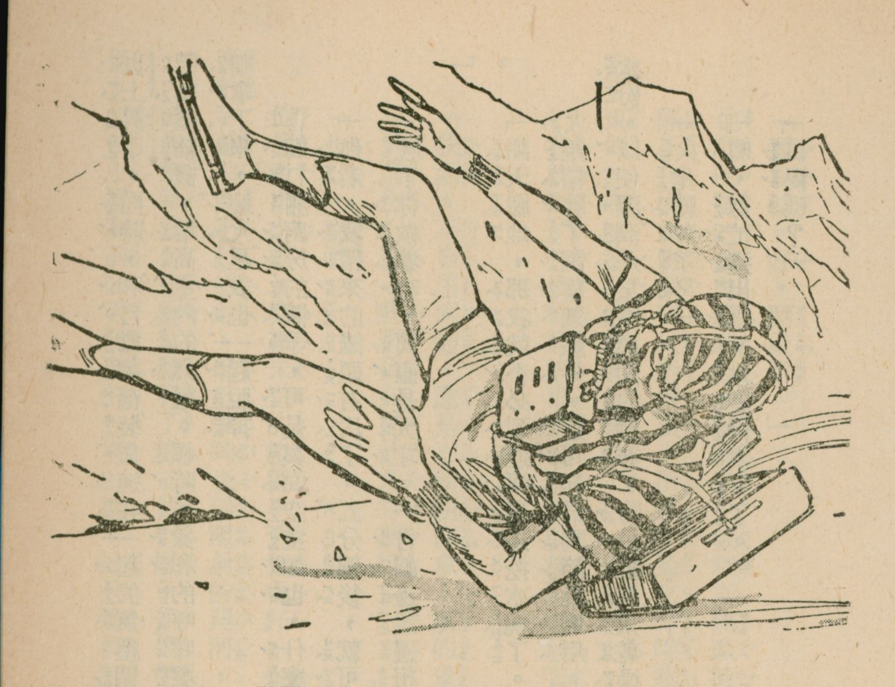


「不要顧慮太多。」

吉姆雖不再說什麼，但仍然不時注意沿途的變化。其實，要不是他這樣做，很可能眞會錯過的。因爲他們所要找的小屋是築在河堤邊的小徑深處，這種小徑，遠在早期運河完成的時候就同時築好了，幾乎每隔幾公里有一條。但是引起吉姆注意的這條上面埋了許多木材，似乎是爲了裝起重機而準備的。因此他認爲這條小徑一定是地球人開的。

「一定在這裏。」

他們脫掉溜冰鞋，爬上河堤。果然河堤不遠處，有一個圓形的建築。再過



去是一些尚未完成的氧氣工廠。

吉姆噓了一口氣。太陽已接近西方的地平線了。

當然，小屋是空的，這兒必須等到明年春天才會有人來工作。屋內的氣壓並沒有經過調整，富蘭克通過內外兩層房門，找出開關，點亮了電燈。——電線接在小屋內的自動電源箱，只要按開關，電源自動接上。

屋內陳設簡單，除了廚房以外，只有幾張床。

吉姆四處察看，終於找到自動調溫裝置，並按下電鈕。不久，室內的溫度

也上昇了。同時，和自動調溫裝置連在一起的氣壓調整用馬達也開始轉動了。這個馬達可以帶動壓縮機，增高室內的氣壓。頓時，柔和的呼呼聲響起來，五、六分鐘後，他們便把火星帽拿下來，連火星衣也一起脫掉。

吉姆打開廚房的櫃子，可是裏面空空如也，什麼也沒有。

「你看，我帶來的罐頭有用了。五分鐘後，就可以開飯了。」

「嘿！你做壞事，簡直是天才。」吉姆邊說邊扭開蓄水槽的水龍頭，「嗯，水很充足。」

「謝天謝地，那我就不必到運河裏去挖冰塊了。糟，火星帽乾了。」

火星帽除了調整氣壓外，還可作爲調節溫度用。它裏面有一個乳頭狀的東西，可以吸取水份，以便濕潤火星帽裏面的紗布，防止吸進太乾燥的空氣。

「火星帽乾了？」

「嗯，匆忙逃出來，水裝得太少了。」

「口渴嗎？」

「還可以。好，開飯了。」

他們吃了一些肉罐頭後，就睡了。威利斯將頭抵在吉姆的肚子上，模倣吉姆打鼾。

隔天，因爲富蘭克反對浪費，所以早餐吃昨晚剩下的肉罐頭。威利斯剛剛在兩個禮拜前吃了東西，所以還不用吃，但是喝了約一公升的水。出發前，吉姆發現了一把手電筒。

「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東西。也許以後要用到它。」說着，他便將手電筒放進旅行袋裏。

「我看，不會用到的，還是不要隨便拿人家的東西。」

「只借用一下，我們現在是非常時期嘛！」

「也好，走吧。」

他們走出小屋，繼續未完的旅程。天氣很好。火星上的天氣經常都是晴天。太陽昇得高高的。雖然多季已迫近，但是受到炎陽照射的運河，冰面竟有少許溶化的現象。

近中午時分，富蘭克發現了第二個小屋，他們便在小屋內吃午餐，免得戴着火星帽不方便。這個小屋和前一天發現的一模一樣，只是這裏的工廠還沒開始建造。

正準備出發時，吉姆注意到富蘭克有點異樣。

「富蘭克，你的臉色很紅，是不是發燒？」

「那裏，這表示我很健康。」富蘭克雖這麼說，但是當他準備戴上火星帽時，却咳了幾聲。

吉姆想：可能是火星喉炎。可是他也無能爲力，所以並沒有說出來。

火星喉炎本身並不能說是疾病。因爲那是喉嚨以及鼻子直接接觸火星空氣，所引起的黏膜過份乾燥現象。火星的濕度通常都在零度左右，因此失去水份的喉嚨，對任何細菌都沒有抵抗力，結果，往往染上惡性的咽喉炎。

整個下午平安無事。太陽接近地平線時，照推算，他們應該已經來到離家八百公里的地方。

吉姆自從發覺富蘭克有點不對後，不時注意着他。富蘭克看起來很好，他那幾聲咳嗽可能沒什麼。吉姆追上了他，和他並排在一起。

「應該又可以看到小房屋才對。」

不久，他們通過了古代火星人所造的河堤小徑。可是那裏並沒有小房屋。河堤雖然比上午經過的矮一點，但還看不到兩岸的景色。他們加快速度，向前滑去。

又通過了一道小徑。這裏也沒有什麼小房屋。吉姆停了下來。

「我們上去找找看好不好？」

「這樣會浪費不少時間哩！如果滑快一點，天黑前還可以找到下一個小徑。」

「好吧。」吉姆說着，又開始向前滑行。

下一個小徑也一樣。吉姆又停下來。

「上去看看。再往前去，天要黑了。」

「好。」富蘭克蹲下去脫掉溜冰鞋。

駭人的沙漠甘藍

他們兩個人急急忙忙跑上河堤。但只見太陽光斜斜地照在一些植物上，根本看不到任何建築物。

「怎麼辦？」吉姆說。

「繼續往前去，直到發現小屋為止。」

從旅行袋爬出來坐在吉姆肩上的威利斯，這時忽然跳下來，向前跑去。

「威利斯，回來！」吉姆着急地喊道。

但威利斯並沒有回答，吉姆只好追了上去。河堤很難走，通常可以從植物底下穿過的，但是這時已近黃昏，大部份植物為了防備夜間的嚴寒，都縮小成一兩尺高，紛紛往土裏鑽，甚至有些已經整個鑽進土中了。

「小心！」富蘭克在後面喊道。

這時，遠處傳來威利斯的聲音，牠用吉姆的聲調說：

「吉姆，吉姆，到這裏來好不好？」

吉姆和富蘭克通過矮小的植物叢，向聲音傳來的方向跑去。威利斯站在直徑約十五公尺大的沙漠甘藍（植物名）旁邊。這種沙漠甘藍通常都是生長在沙漠中，很少長在運河旁邊。靠東面的一半，葉子已捲起來了。但靠西面的那一半仍然張開着，似乎拚命地吸着陽光

。這種植物耐寒力很強，除非太陽完全沒入地平線，它是不會將葉子收起來的。同時，更不會鑽進土中，而只將葉子收捲起來，變成一個堅硬的球體。

威利斯本來站在朝西的葉子旁，一看到吉姆，便一躍跳上去，走向甘藍中心。

「威利斯，回來。」

「吉姆，來，這裏很好。富蘭克也來。那邊很冷，這邊很暖和。」

「富蘭克，怎麼辦？」吉姆無可奈何地望着富蘭克。

「吉姆來，這裏很好，很暖和。」威利斯又在叫。

「威利斯打算在那裏過夜。但是躲在裏面就是不被擠死，也會窒息而死啊！」吉姆說。

「不錯。可是我已經走不動了。」

富蘭克爬上一張大葉子——富蘭克的腳一碰，葉子便開始捲起來，吉姆遲疑了一會，也跟着上去。

「富蘭克，乖。吉姆，乖。這裏很暖和。」

太陽已經下山了。氣溫急激下降，冷風一陣陣侵襲過來。沙漠甘藍的葉子慢慢上昇往裏

捲曲，將他們團團圍住。

「現在逃還來得及！」吉姆有點害怕。

「我寧願留在這裏。」富蘭克說，他的眼睛望著包攏過來的葉子，充滿了憂慮。

裏層的葉子比外層的葉子收得快。一張長三公尺、寬一公尺的大葉子覆蓋到吉姆的肩膀上。吉姆下意識地向葉子揮了一拳。葉子挨了一拳，似乎停了一下，但又慢慢地靠攏過來。

「富蘭克，會窒息的！」

「坐下來，張開雙脚頂住葉子，盡量留出一點空隙。快！」

於是，他們盡量將四肢往外伸直，用雙膝和肘頂住葉子，造成一個大約一立方公尺的空隙。甘藍葉子雖然緊緊地套在他們身上，但是還不至於壓扁他們。等到所有葉子都捲攏過來後，裏面便成一片漆黑。

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，他們兩個人動都不敢動，靜靜坐在那裏。威利斯開始在他們脚下蠕動。

「吉姆，富蘭克。很暖和，很舒服，對不對？」

「嗯，大概不必再用力了。」富蘭克說完，便放開手。葉子並沒有再收縮。

「呼吸有點困難。」吉姆說。

「沒關係。呼吸輕一點，盡量不講話，不亂動，就可以節省氧氣。」

「但是，我看不能支持到明天早上。」

「爲什麼不能？我曾經在書上看過，印度的僧侶被埋在土中幾個禮拜也不會死。」

「不太可靠。」

「但那是書上講的。」

「書本上所寫的，難道都是眞理？」吉姆頂了一句。

富蘭克語塞，只好自我解嘲地說：

「算了吧。話講得太多，把氧氣消耗掉的話，就難免一死。」

吉姆不再講了，只聽到富蘭克喘息的聲音。吉姆伸手摸摸威利斯。威利斯變成滑溜溜的圓球，好像睡着了。不久，富蘭克也打起鼾來了。

吉姆也想睡覺，但總是睡不着。一片漆黑，以及沉滯的空氣，像一塊石頭壓在他心上。

他想起被史密斯拿走的手錶。如果有手錶，在黑暗中等待早晨的來臨，可能不至於如此苦悶。

——天該亮了。天一亮，葉子接觸到光線便會張開。可是好像沒有什麼動靜。吉姆聽說過沙漠甘藍在整個冬季裏，會將葉子收縮起來冬眠。這一棵甘藍，會不會已經開始冬眠了？離春天還有十二個月——三百多天。等到春天，葉子張開時，他們可能早就變成木乃伊了。

吉姆想起在第一個小房屋所檢到的手電筒。輾轉難眠實在無聊，他便把它拿出來。霎時，一道亮光照射了狹窄的空間，富蘭克停止打鼾，睡眼惺忪地問道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還是帶來的好。」吉姆說。

「睡覺最好熄燈。」

「手電筒並不會消耗氧氣嘛！有亮光總比較好一點。」

吉姆忽然想起剛才在黑暗中所想的事，便順便告訴富蘭克。

「不要胡思亂想。」

「那麼，爲什麼天亮了葉子還不張開？」

「唉！才過一小時嘛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說我們在這裏才過一小時，不要囉嗦，讓我睡覺。」富蘭克說著又將頭伏在膝蓋上。

吉姆不再講話了，但是也沒有熄掉手電筒。光發生了鎮定作用。而且，裏層的葉子受到手電筒的照射，好像微微張開了些。

吉姆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原因。因爲他不太明瞭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向光性。

自從點了手電筒後，呼吸比先前舒服多了。同時，氣壓也好像高了一些。吉姆本想脫下火星帽，但終於不敢嘗試。不知不覺中也睡着了。

追蹤者

體積很小的扶玻斯出現在天空，朝着剛昇上來的太陽飛過去。火星則以每二十四小時一週的緩慢速度自轉。先將東托利運河轉向太陽，然後才是西托利運河。陽光開始照射在運河東岸，縮成球狀的大沙漠甘藍上面。

那個圓形甘藍經過了一陣鬆動後，突然張開了葉子，首先將吉姆和富蘭克拋落在地上，接着又滾出了一個圓球。圓球從厚厚的綠葉上滾過來，停止後，便伸出了眼睛和脚，走向倒在地上的兩個人身旁。他將身體緊貼在吉姆身上，發出悲慘的哭聲。吉姆猛然睜開一隻充滿血絲的眼睛。

「吉姆。」威利斯驚喜萬分，立刻在他身上亂蹦亂跳。

吉姆發現是威利斯，趕緊將牠抱起來。

「安靜點，威利斯。呀，好痛啊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富蘭克問。

「全身都僵了。這樣怎麼能滑冰呢。唉，算了，反正冰已溶化了……。」

「喂，你說什麼夢話。」富蘭克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。

「冰大概開始溶化了。因爲冬天已經過去了嘛！」

「胡說，你看看太陽。」

吉姆仰望太陽。火星殖民地的人，遠比地球上的人更注意太陽的運行。

「噢！那—我是作夢囉。」

吉姆夢見春天來臨，冰已開始溶化。富蘭克不停地呻吟，想站起身來。

「好一點沒有？」吉姆問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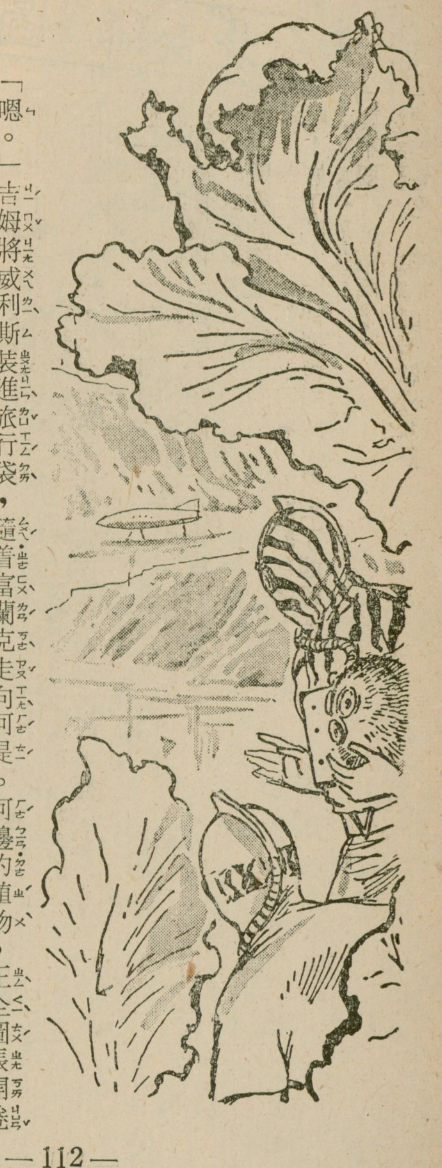
「全身筋骨酸痛得要命，好像是七八十歲的老頭子。」

「我是問你的喉嚨。」

「哦！好了啊。」他還沒說完，又咳了起來。

「要不要吃些東西？」

「還不想吃。倒不如先找小房屋。」



「嗯。」吉姆將威利斯裝進旅行袋，隨着富蘭克走向河堤。河邊的植物，正企圖張開捲縮了一夜的身軀。

正當他們走下河堤時，吉姆突然抓住富蘭克的手。

「你看那邊！」

一輛冰車正從北方朝這裏開過來。平常，冰車的速度每小時都在四百公里以上，但是這一輛冰車開得很慢。車上坐着兩個男人。

「他們在找我們。」

「小心，他們帶着望遠鏡。」吉姆說。

冰車停在昨天晚上他們走上河堤的小徑旁，有一個人指着小徑。

吉姆和富蘭克滑行時所留下來的痕跡仍然很清楚，這種季節很少有人會到這裏來。因此，誰都看得出，他們兩個人一定躲在這附近。

「我們最好躲在草叢中，等他們走開。」吉姆小聲建議。

「他們已經曉得我們躲在這附近了，不會隨便就放棄的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最好沿着河堤往南走。」

「那就快啊！」

於是，他們兩個人便急忙開步跑。這季節河堤上的植物都長得很高，躲起來很方便。他們沿着離河岸十公尺左右的地方跑。上面有植物遮蓋，從遠處看不到他們。

吉姆一路注意着蛇蟲（動物名）和華特西克（一種可怕的火星動物），吩咐威利斯也要

提防。跑了一段路後，他停下來，傾聽周遭的聲響。但除了富蘭克的喘息聲以外，四周一片死寂。

跑了差不多三公里，吉姆忽然又停下來，原來他們碰到了另一條運河。這是托利運河的支流。與主流比較，它的寬度並不大。在西尼亞和吉拉克斯中間，有不少像這樣的小運河。這些運河中，有一部份連接着東西托利運河，但也有一些半途中斷的。吉姆窺探着腳下的運河。

「差一點就掉下去。」

富蘭克沒有答腔。他抱着頭坐在地上。忽然起了一陣嚴重的咳嗽。

「你身體不舒服？」吉姆擔憂地問。

富蘭克沒有講話。

「富蘭克，很可憐。」威利斯說。

吉姆無可奈何地又一次望望運河深處。過了一會兒，富蘭克抬起頭來說：

「沒關係了。」

「我想出一個妙計。我沿着河堤找小徑滑去。你到他——們那邊去。」

「不行。」

「你聽我說完。你不能再走了，如果呆在這裏，一定會死掉的，我一個人回家去通知爸爸。你到他們那邊去，編個故事騙他們。等他們發覺受騙，我已經逃之夭夭了。你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冰車上。」

「我不願意到他們那邊去，不如在這裏死掉得好。」

「你實在是傻瓜。」

「你才傻呢。他們如果在我指的地方找不到你，一定會到運河裏徹底搜查的。」

「那麼，還有什麼辦法？」

他們沉默了一會。

「剛才我們看到的是那一種冰車？」吉姆問。

「普通的貨車啊。」

「你想能不能開進這條運河。」

富蘭克望了一望，運河最寬的地方只有六公尺左右。

「很難。」

「那麼，他們沒有辦法開進運河搜索。」

「我知道你想從這裏滑到東托利運河回家。但是你有把握這條運河能通到東托利運河嗎？」

「就是沒有通到東托利運河，大概也不遠了。剩下的一段只好走路嘛。」

「就算到了東托利運河，離家還有八百公里呢。」

「可是，先前的運河不可能再用了。問題是你能不能繼續滑冰。」

富蘭克站起身來：

「毫無問題。」

兩個人在石板路上走。往東邊走了五、六公里後找到了通往運河的小徑。他們走下河堤，穿上溜冰鞋，向前滑去。

滑了大約六十公里後，兩邊河堤逐漸變低了。吉姆暗想，這條運河果眞沒通到東托利運

河，但他沒有講出來。又過了一個小時後，河堤更低了，幾乎可以看到兩邊的景色。

不久，到了運河的終點。再過去就是一片結冰的沼澤地帶，一望無際的冰原相當崎嶇。在遙遠的彼處，連接着一片青翠的植物。冰原處處可見枯死了的運河草。

「到此爲止，沒有運河了。」富蘭克說着，開始脫溜冰鞋。

「富蘭克，對不起。」

「沒關係，不會太遠了。」

兩個人開始從植物叢中穿過。這裏的植物比河岸的植物矮小，僅及他們肩部，葉子也不大。在這些植物中間走了兩三公里後，他們來到一片砂丘。

在乾燥的紅砂上走路相當困難。富蘭克繞過砂丘的邊緣走。吉姆則跑上砂丘，遙望前面那一片暗綠色的植物，目測着距離。那些植物顯示了東托利運河的特徵。但是走了很久，距離總是不縮短。

威利斯要求吉姆把牠從旅行袋放下來，走在他們前面。當吉姆爬上一個砂丘，正開始往下走時，忽然聽見威利斯一聲尖銳的叫聲。吉姆嚇了一跳，連忙跑上前去。



威利斯動都不敢動地站在那邊。富蘭克好像還沒有注意到，低着頭，很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在他們前面不遠處，一隻華特西克正張牙舞爪，企圖撲過來。

吉姆慌忙拿出手鎗放了一鎗。這種手鎗不用普通子彈，所射出來的是一道強烈的光線。

華特西克的身上冒出了一道火光，但仍然毫不畏懼地衝過來。

吉姆重新瞄準，再放一鎗。強烈的光線射到華特西克的身上，剎那牠便像被鋸斷般地裂

爲兩半。但是牠還不甘心地向他們衝過來。當那兩個新月形的毒爪迫近威利斯時，才完全裂開倒下去。吉姆趕緊從砂丘頂上跑下來。

他一邊燒着華特西克的屍體，一邊在喃喃自語：

「恨不得將火星上所有的華特西克統統殺光。」

吉哥出現

「富蘭克，你看那邊，那不是塔嗎？火星人住在那邊。」

「對啊。」

「你好像不感興趣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他們一定會幫助我們。火星人很親切。可以讓我們在暖和的房間內休息。」

富蘭克好像有一點心動，但是沒說什麼，他似乎已經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一小時後，他們來到火星人的城鎮。這個鎮很小，只有一個塔，但此時在吉姆的眼裏看

來，這實在是火星上最美的城鎮。

通過城門走不了兩三分鐘，吉姆歡悅的心情就雲消霧散了。沒有半個人影的街道以及死寂的庭院，充分說明了這裏是一個沒人居住的死城。古代火星人的人口一定超過目前許多，因爲到處可以看到像這樣的死城。

吉姆萬念俱灰地站在一個廣場邊。過了一會，他說：

「我們休息一會兒，再去尋找通往運河的小徑。」

「我走不動了。」富蘭克一點精神都沒有。

吉姆覺得很傷腦筋，但仍提起精神說道：

「沒關係——這裏一定有地下建築。我去找一個適當的地方，今天晚上就住在這裏好了。」

吉姆走了幾步，忽然發現威利斯不在身邊。

「威利斯——喂，威利斯，回來啊。」

吉姆的聲音在萬籟俱寂的廣場，引起恐怖的回音。

「這裏，吉姆。」

不錯，是威利斯的聲音。好像從遠處傳來的。不久，威利斯來了，意外地是由一個火星人抱着牠來。

火星人走到他們面前，便將第三隻脚放下來，彎腰向吉姆說話。

「他說什麼？富蘭克。」

「不曉得。請他走開好了。」

火星人又說了什麼。吉姆不想拜託富蘭克翻譯了。他設法自己聽。

「吉姆去——好地方。」威利斯在旁邊講。

「好，一起去，威利斯。」

火星人好像也曉得吉姆的意思。於是收回第三隻脚走開了。火星人走了大約三十公尺，發覺吉姆和富蘭克沒有跟在後面，便又走回來了。

「威利斯，告訴他請他幫忙抱富蘭克。」吉姆說。

「把富蘭克抱起來？」

「對了，像以前吉哥抱一樣。」

「吉哥不在。這個是古普。」

「那麼請古普抱富蘭克，像吉哥抱的一樣。」

威利斯跟火星人講了一會，然後向吉姆說：

「古普問，吉姆認識吉哥嗎？」

「你告訴他，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。」

威利斯將吉姆的話告訴火星人，火星人便將富蘭克抱起來。富蘭克微微睜開了眼睛，但又閉上了，好像一點感覺都沒有。

火星人將吉姆帶到一間很大的建築後，便走向通往地下的隧道。

過了一會，吉姆發覺氣壓昇高了，因此便將火星帽脫掉。他已經連續戴了二十四小時。

他們到達一間有圓形屋頂的大廳，光線由天花板射下來。

火星人走進跟大廳連在一起的小房間，輕輕將富蘭克放在地上。房間裏面有幾把休息框。古普坐在其中的一把休息框上。吉姆覺得精疲力盡，頭昏沉沉的，不自覺也蹲了下去。

「有沒有問題，富蘭克。」吉姆憂心忡忡地問。

富蘭克喃喃自語，喘得很厲害，好像痛苦不堪。吉姆將富蘭克的火星帽脫掉，摸了摸他的前額，熱度很高。

可是，吉姆只有乾着急；火星人不講話，威利斯已經變成一個圓球了。吉姆躺在富蘭克的身邊，閉上雙眼，打算什麼都不去想它。

這樣躺了一些時候，吉姆忽然發覺火星人將身子伏在他臉上，好像要和他講話。他睜開眼睛，坐起身來，倦意全消。火星人將富蘭克抱起來後，他們便一道走出房間。

他們一行來到另一個大廳。房間的構造跟先前的大廳一模一樣，但是裏面有三十幾個火星人聚集在那裏。吉姆一進去，便有一個火星人走過來。這個火星人個子並不高。

「吉姆。」那個火星人喊出吉姆的名字。

「吉哥。」吉姆也叫起來，威利斯立刻也模倣他。

吉哥彎下腰來，用火星語向吉姆說話：

「我的朋友。」

吉哥將吉姆抱起來，然後走出大廳。飛也似地通過幾個隧道。吉姆回過頭去，看到富蘭克和威利斯也被古普抱着跟在後面，這才放下了心。

吉哥走到另一個房間後，放下了吉姆，將富蘭克交給吉姆後又匆匆跑出去。富蘭克眨了幾下眼睛問道：

「這是什麼地方。」

吉姆環視周圍，看到幾把休息框排成圓形。圓形天花板是模倣外面天空裝成的。一邊的牆壁上畫有運河。其餘地方畫著火星人的城鎮，細長的塔聳立在城市上空。那些城鎮，那個尖塔，吉姆覺得都很熟悉。不但如此，這個房間也似曾相識，好像以前來過。啊！對了，這就是以前吉哥帶他來過的那個大廳嘛。

「富蘭克——我們又回到西尼亞來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富蘭克立刻爬起來，看了看大廳的四周，然後又躺下去，閉上眼睛。

吉姆不知應該慶幸，還是應該悲傷。怎知道經過不少辛勞和痛苦，結果，又回到離西尼

亞車站不到五公里的地方呢！

奇妙的世界

吉哥知道富蘭克生病，便要求看護他。吉姆辭謝了，但是請求他拿些水和以前舖在休息框上用過的布來。吉姆將布舖成一張舒適的床舖，讓富蘭克休息，並為自己和威利斯也做好臨時床舖。然後給富蘭克喝了很多水，等他病癒。

房間很暖和。吉姆脫掉了火星衣，舒暢舒暢四肢。也將富蘭克的火星衣脫下，用紅布捆包他的身體。

一切妥當後，便從富蘭克的旅行袋取出罐頭吃了不少。

富蘭克好像尚未睡着。呼吸很吃力，臉色通紅。房間裏的空氣很暖和，也有足夠的氣壓，但是非常乾燥。吉姆取出手帕浸水後放在富蘭克的前額上。然後用另一條浸水的手帕蓋在自己的臉上。

吉哥帶着威利斯走進來。吉姆剛好在替富蘭克更換濕手帕。吉姆想對吉哥說明，他們除

了空氣以外也需要吸收水份，但是始終沒法子表達出來。吉哥沒有說什麼，又帶着威利斯走出去。

不久，吉姆發覺手帕乾得很慢。再過一會，手帕竟一直保持同樣的濕度。吉姆從臉上取下手帕，富蘭克前額上的手帕也拿掉了。

吉哥一回來便問：

「空氣裏的水份，這樣夠不夠？」

吉姆十分感動，吉哥竟瞭解他心中的意思。

「喂，吉姆——起來啊。」

吉姆迷迷糊糊地睜開一隻眼睛，又閉上去。

「起來啊。我已經起來兩個多小時了。」

「嗯，身體好了嗎。」吉姆這下才清醒過來，一看原來是富蘭克。

「我很好啊！你怎麼這樣問我？對了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吉姆盯着富蘭克看。臉色很好，聲音也正常了。

「昨天你病得好厲害。」吉姆說。

富蘭克縐了縐眉頭，思索着。

「嗯，我可能病了。我作了很奇怪的夢，夢見一棵好大的沙漠甘藍——。」

「哈，那不是夢。你猜猜看這是什麼地方，是西尼亞呀。我們——。」

「西尼亞？」

吉姆想說明前天以來所發生的事，但是他一時也搞不清楚他們爲什麼突然又回到這裏。

「我想一定有跟運河平行的地下道。古代火星人所建造的。」

「嗯——但是，這無關緊要了。我肚子餓了，有沒有東西吃？」

「有。」

吃過東西後，富蘭克說：

「我想拜託火星人把我們帶回我們原來的地方，然後我們就可以通過東托利運河回家。

」

「可是——。」

「我馬上去找吉哥，拜託他。」

「但是，要先找威利斯——。」

「什麽！我們爲了威利斯吃了這麽多苦頭，你還想找牠。不要理牠了，牠在這裏會過得很好的。」

「富蘭克，你錯了，威利斯救了我們，如果沒有威利斯，你早已經死在沙漠裏了。」

「但是，如果不是威利斯，我們就不會遭遇這次災難。」

「你這樣想就錯了。其實……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去找威利斯好了。」

吉姆留下富蘭克一個人跑出去。他向走廊上的火星人打聽吉哥。雖然，他用的是不倫不類的火星語，但是這個火星人還是將他交給另一個火星人，由這個火星人帶他去找吉哥。

吉姆要吉哥把威利斯還他。吉哥注意聽他說完後，却很客氣地表示辦不到。

吉姆以爲吉哥沒有聽懂他的意思，又重複了一遍。

那知道吉哥並沒有誤會他的意思，他已經明白地拒絕了他的要求。吉姆雖然很困惑，但是他不能怪吉哥，因爲他能體會吉哥的熱情和誠意。

可是，吉姆還是不願意放棄。他盯了吉哥一會，然後突然叫起來：

「威利斯，威利斯。我在這裏啊，趕快回來。」吉哥跟在吉姆後面。雖然他的一步幾乎相當於吉姆走三步，但是吉姆跑得很快，並且邊跑邊喊。

吉姆找遍了所有的房間。他曾經看到幾個火星人聚集在一個房間內。這些火星人全在催眠狀態中。他們稱呼這種狀態爲到「另一個世界」去。

吉哥好不容易追上了吉姆。他用兩隻手抱住吉姆說。

「吉姆，吉姆。」

吉姆哭叫着，用手搥打着吉哥堅硬的胸膛。吉哥讓他鬧了一陣，然後用第三隻手壓下吉姆的雙手，阻止他亂動。

吉姆用憤怒的眼光盯着吉哥，大嚷：

「威利斯！把威利斯還給我！」

吉哥輕輕搖撼着吉姆說：

「我無能爲力，你必須到『另一個世界』去才行。」

吉哥說完便直往前走，吉姆跟在他後面，不再作聲了。吉哥通過幾個斜道，好像一直往下走。他們沒遇到半個火星人。

吉哥終於停止前進。他們來到地底深處的一個小房間。這個房間十分特別，空洞洞沒有一點裝飾，未經粉刷的眞珠色牆壁不像是火星上的建築物。吉哥把吉姆放下來，然後說。

「這是到『另一個世界』去的門。」

吉姆伸長脖子仰望吉哥。吉哥把三隻脚都放下來，穩穩地站立在那裏，他眼睛睜得很大，但是毫無表情。吉哥已經到另一個世界去了。

吉姆有點迷惑了。究竟獨自去尋找走出地面的路好呢，還是等待吉哥甦醒過來。因爲他聽說過火星人的催眠狀態，有時會繼續幾個小時。

吉姆決再等一會看看。他屈膝坐在地板上，兩手抱住膝蓋。很奇怪，他坐在那裏竟沉醉在一種幸福與滿足的感覺之中，把威利斯忘得一乾二淨。

老火星人

不知經過了多久。吉姆原以爲是牆壁的地方，忽然出現了一個洞開着的大門，大門那邊是另一個房間。

房間中間佇立着一個火星人。吉姆被他的臉，尤其是眼睛吸引了。地球人本來很難判斷火星人的年齡，但是這個火星人看起來年紀已經相當大。

「吉姆，」老火星人的語氣很誠懇，「歡迎你到這裏來。請接受我所奉獻的水。」

出乎意料，他用的是地球人的語言。你一定記得這句話是火星人舉行摯友儀式時所用的。

吉姆想起以前的儀式，說道：

「與你同享醇水。祝你的水永遠清澈，存量充足。」

「謝謝，吉姆。」

他們沒有眞的用水，僅以假裝動作完成簡單的儀式。

「我看你內心好像有煩惱。你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。我願意幫助你。」

「我想帶威利斯回家。」吉姆說

吉姆將過去所發生的事，從頭敍述一遍。火星人聽完後，沉默了一會。

「你們的語言我才學會不久，雖然聽得出來，但是意思不十分明瞭。我問你，倫敦動物園是什麼意思？」

吉姆說明了一次。但是還沒說完，忽然停下來了。因爲他看到老火星人的臉上浮出了憤怒的表情。但是，過了一些時候，又恢復了先前的平靜，沉浸在幸福的氣氛裏。

「吉姆，我明瞭了，你曾經先後幾次救了威利斯的命。威利斯也曾經一次，也許兩次，救了你的命，每一次危機過後，你們之間的友誼便更邁進一步。到現在你們已經不能分開了。吉姆，你就住在這裏。我將把你當做親生兒子看待。」

吉姆搖了搖頭。

「我必須回家。你的誠意我非常感激。」

吉姆告訴火星人，他必須將總經理的陰謀，盡快通知南方殖民地的人。

「求求你將威利斯還給我，並且把我們送到遇見古普的地方去。」

「你希望我把你們送回遇見古普的小鎮？不要我送你回家嗎？」

吉姆回答他，他們計劃從那裏設法回家。

「好吧，現在先請你問問威利斯。看牠到底是願意留在這裏，還是希望跟我回家。」老火星人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。

「這個世界有生存的法則，也有死亡的法則。這就是世界變遷的法則啊。你知道不管是多硬的岩石，也終會被風磨損，就算現在威利斯答應跟你去，但總有一天牠會離開你的。」

「這個我非常清楚。那麼，你現在答應將威利斯還給我了。」

「我們問威利斯看看。」

聽到老火星人的吩咐後，吉哥懶洋洋地站起來，抱起吉姆，在老火星人的前導下走下地道。

他們一行在一個房間前面停下來。房間裏本來一片漆黑，但是他們一進去，立刻亮了。他們面前的那壁牆，從底到頂都是一排排的小洞，每一個洞裏都有一隻巴恩沙。



房間一亮，那些巴恩沙都伸出眼睛四處張望。

「呀，吉姆。」不知是從那一個小洞傳來一聲呼叫。

吉姆四下看了一遍，但是看不出是那一隻巴恩沙叫的。正在傍惶失惜時，四處彼此起落，傳出了同樣的叫聲。

「呀，吉姆。呀，吉姆。呀，吉姆，呀……。」

吉姆望着吉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到底那一個是威利斯呢？」

這時他們一起嚷了起來。

「那一個是威利斯呢。那一個是威利斯呢。那一個是——。那一個是——。那一個是威利斯呢。」

吉姆走到房間中央，向着那些巴恩沙喊。

「威利斯，到這裏來。」

有一隻巴恩沙從右邊靠中間的一個小洞跳下來，搖搖晃晃地走向吉姆。

「嗨，威利斯。」

吉姆將威利斯抱起來，高興得眼淚奪眶而出。

「吉姆現在就回家，威利斯是不是也跟吉姆回去？」

「吉姆去，威利斯也去。」威利斯毫不思索地說。

「好，那麼告訴吉哥。」

威利斯用火星語告訴吉哥，但是老火星人和吉哥都沒有表示什麼。吉哥將吉姆和威利斯抱起來，帶回富蘭克的房間。

富蘭克正躺在布上，旁邊準備好一些食物，但他並沒有吃。

「你終於找到威利斯了。來，我們一起吃飯。」

「等一下再吃。吉哥和另一個火星人正等着我們。他們準備把我們帶回遇見古普的那個小鎮。」

「是嗎？那也好。」富蘭克只吃了一口便開始穿上火星衣。

吉姆也匆匆吃了一口，然後穿好火星衣。

「剩下的我們可以在地道邊走邊吃。」

當他們通過一些斜道和走廊來到一個像地下火車站的地方時，看到有一輛車子在等着他們。

吉姆和富蘭克跟火星人道了別。他們兩個人一坐進去，車子隨即發動。

「我的頭好像有一點脹。」富蘭克說。

「我也有一點暈。我們吃一點東西好不好，可能暫時不會有東西吃了。」

他們將剛才吃剩的食物吃完後，再開了一些罐頭。不久，車子停下來了，先前那種使人氣悶的感覺也隨着消失。

他們從車子下來，走出地道。約十分鐘左右，他們來到一個陽光充足的房間。通過這個房間，便是外面。

「遇見古普的那個小鎮不是只有一座塔嗎？」富蘭克帶着十分詫異的口吻說。

「是啊！」

「這不是那個小鎮。」

「嗯，奇怪。」

第三章　逮捕令

吉姆和富蘭克兩個人站在四面圍着建築物的大天井中，這種大天井是火星人城市的特徵。雖然視線被四周建築物擋住，但是仍然可以望見幾座高塔尖頂。

「吉姆，好像又是一座鬼城。我們受騙了！他們編了一套謊言把我們趕走。」

「我想不可能，」吉姆在天井中徘徊一陣，窺探外面的景物，「富蘭克，你看，那邊不是有三座小塔嗎？我覺得很眼熟。」

「嗯，我也是。」

於是兩個人都跑起來了。五分鐘後，他們站在城市外圍的城牆上。啊！的確沒錯，他們兩個人被送到吉拉克斯的無人區域來了。從這裏可以遙望五公里外的南方殖民地的圓形屋頂

。他們高興萬分，兩個人拉着手跳了半天，便大步小步地向那個可親的小城走去。大約四十分鐘後，他們終於回到自己的城鎮了。

「再見！」他們各自奔回家。

吉姆幾乎等不及通過氣閘。裏外兩層門中間的氣壓尚未復原，就聽見從揚聲器傳出母親的聲音。

「請問是誰？」

吉姆想作弄他們，沒有立刻回答。

裏層的門一開，費麗絲剛好站在那裏。

「哥哥！」她睜大了眼睛，立刻向他奔過來，「媽，媽，是哥哥，哥哥回來了！」

威利斯也在地板上跳來跳去，嘴裏不停地喊着，「吉姆，吉姆。」

母親奔過來，他推開了費麗絲，將吉姆摟在懷裏，立刻嗚咽起來。她的眼淚弄濕了吉姆的臉。吉姆也差一點哭出來。

「來，讓媽媽好好地看看。可憐的孩子，你受了什麼委屈？」

「媽，沒什麼嘛！爸爸在不在家？」

母親臉色忽然一沉，神色有點忐忑不安。

「沒有，還沒下班。」

「我想立刻見他。媽，你不舒服嗎？」

「沒，沒什麼。我叫爸爸馬上回來。」

母親走到電話機旁。她把談話聲音壓得很低。

「親愛的，我是珍（母親的名字），你有沒有辦法馬上回來一趟？」

「現在？不行啊，有什麼事嗎？」從聽筒傳來父親的聲音。

母親轉過頭來瞄了一下吉姆，聲音壓得更低。

「回來了，——老大。」

對話停頓了一下，然後是父親的聲音。

「我馬上回去。」

這時候，費麗絲正在訓他的哥哥。

「你到底做了什麼事，大家都爲你擔心呢。」

「今天是幾號？」

「禮拜六啊！」

「禮拜六？幾號的。」

「當然是七月十四日嘛！」

吉姆吃了一驚。四天？離開薩帝斯才四天嗎？

「那好極了，還來得及。」

這時母親掛好電話走過來。

「你爸爸說馬上回來，肚子餓了沒有？想吃什麼？」

「沖杯可可吧，我們一路吃罐頭。」

當吉姆喝可可時，父親回來了。

「還好嗎？吉姆。」

吉姆將剩餘的可可一口喝下。

「爸爸，我有很多話想告訴您。咦？威利斯到那裏去了？」吉姆四下張望。

「別理威利斯了。」

「但是沒有威利斯就不行啊。威利斯，到這裏來。」

威利斯從走廊搖搖晃晃地跑過來。吉姆將威利斯抱起來。

「好了，現在講給我聽聽——到底怎麼一回事。」

「他們對哥哥和富蘭克發出逮捕令了。」費麗絲插嘴說。吉姆像被澆了一盆冷水。

「我們的逮捕令？」

「是啊！首先是曠課，但這並不嚴重。再來是擾亂學校的秩序，這也不算很嚴重。但還有一項罪名——盜竊。」

「胡說，我們並沒有偷什麼東西。眞正偷東西的是校長，他沒收了威利斯。」吉姆說，並且將經過詳細敘述了一遍。

「好，這樣我就放心了。」父親說，並吩咐費麗絲拿鉛筆和紙來，由吉姆將他們回家的經過，整個記錄下來。

「這件事就由爸爸來處理好了。我要立刻打電話給經理——。」

「喔，爸爸等一下。我還有話要告訴您。南方殖民地不是應該搬到北部去了嗎？」

「對，本來昨天就要開始搬。但是，延遲了兩個禮拜。」

「火星公司今年不打算讓我們遷居，要我們在此地過冬呢！」

「那有這回事！極地的冬季對地球人來說，是無法忍受的。公司前天通知我們，因爲北

方殖民地的發電機故障，所以必須延期兩個禮拜。」

「那都是他們的詭計，他們藉口拖延遷居，冬季一到就不可能動了。到時候南方殖民地的人就不能不在這裏過冬。我有證據。」

「證據？」

「威利斯就是證據。」

吉姆要威利斯將牠在校長室裏聽到的一段談話重複說一遍。

威利斯高興得不得了。牠將自己被關在校長室和逃回家的整個經過重複了一次。但，最主要的一段——校長和總經理的談話——卻始終不講出來。

這時，電話鈴響了。

「費麗絲，你去接。」父親說。

「爸爸的電話。」

吉姆叫威利斯停下來，全心傾聽由聽筒內傳出來的話。

「你是馬羅先生嗎？我是經理庫加。聽說公子回家了？」

父親看了吉姆一眼，猶豫了一下，終於說：

「是的，他回來了。」

「那麼請你留住他。我現在就派人去。」

「我和吉姆的話還沒有談完。事情沒弄清楚以前不能交給你。」

「喂，喂，馬羅先生。請你不要妨礙法律的執行。我現在就派人去。」

父親好像還想說話，但是想了一下，還是掛了電話。接着，電話鈴又響了。他不耐煩地對費麗絲說：

「如果是經理，告訴他我沒有話好講了。」

不料對方是富蘭克的父親薩頓。

「喂，老馬嗎？我是薩頓。」薩頓講的也是有關停止遷居的事。

「我現在正在聽威利斯覆訴。他好像聽了非常重大的秘密。」

「我也想聽，請等我去。」

「經理想逮捕孩子們。小心啊！」

「我知道，他剛剛也打電話給我，我把他頂回去了。」

父親掛了電話，隨手將氣閘的裏層門鎖好。他剛上好鎖，信號燈立刻指示有人進入氣閘。

「請問是誰？」父親問。

「我們是公司的人，奉經理的命令要吉姆到公司一趟。」

「請你們回去。吉姆不能交給你們。」

吉姆聽到他們在氣閘內低聲商量。

「請開門。我們有逮捕令呀！」這次是另一個人的聲音。

「請回去。」父親說完便將揚聲器關掉。

氣閘的信號燈表示他們已經退出了，但是，立刻又指示另外一個人走進來。父親重新啓開揚聲器，大聲說：

「喂，請你們回去。」

「這像什麼話，老馬。」原來是富蘭克的父親。

「呀，原來是老薩。抱歉，抱歉。你自己一個人來嗎？」

「富蘭克也一起來了。」

不一會，他們父子兩人一道走進來。

「聽說威利斯有證據，我希望馬上聽聽看。」薩頓說。

「我們正在聽啊。威利斯——你記得侯校長嗎？」吉姆和藹地對威利斯說。

威利斯突然將眼睛縮回去，變成一個圓球。

「這樣不行啊！」富蘭克說，威利斯只又將眼睛伸出來。

富蘭克模倣總經理的聲音，說：『「坐一會兒嘛，老侯。」』

「你好嗎，總經理。」威利斯立刻用侯校長的聲音回答。然後，牠便將侯校長和總經理的對話統統說了出來。

「這是整個殖民地的問題，我們必須趕快召開一次居民大會，將這個消息告訴大家。」吉姆父親說。

「是。不過，我先帶富蘭克去馬克博士那裏看喉嚨。」

「我們一道去，走吧，吉姆。」

於是，他們一行人便浩浩蕩蕩地去馬克博士家。

博士看到吉姆一行走進氣閘，便半開玩笑地吩咐女佣人說：

「瑪姬，把門鎖起來，重犯進來了。」

「你好，博士。」

「請進來。你們一定有很多話要告訴我，我準備洗耳恭聽。」

博士是個健談的人，一見面馬上聊了起來，因此差不多一小時後，才開始看富蘭克的喉嚨。房間裏面有很多新式的設備，但馬克博士只叫富蘭克張開嘴，敲敲他的胸部。

「好傢伙，你們竟敢企圖從薩帝斯到吉拉克斯作一次免費旅行。將來你們一定會長壽。好，現在輪到吉姆。」

吉姆的診療更簡單。馬克博士看完病後，又繼續聊起來。

「你們在甘藍裏面竟沒有窒息，眞不可思議，是不是甘藍葉子沒有完全捲起來？」

「那裏，完全捲起來了。」吉姆說。並說明了當時的情況。等到他提到手電筒時，博士

便十分肯定地說：

「對了，是手電筒救了你們。」

「呃，爲什麼？」

「光合作用嘛！甘藍葉子受到光線的照射，便吸收二氧化碳，吐出氧氣。哈！以後我出門也不要忘記帶手電筒了。」

這時，他們兩個人的父親都回來了。他們從威利斯口中瞭解了事件的眞相後，認爲事出誤會，所以一起前往經理庫加的辦公室，要求他取消逮捕令。

「怎麼樣，庫加答應了沒有。」博士問。

「他不答應。」吉姆父親搖搖頭說。

居民大會

這天晚上，他們在城裏的集會所召開居民大會。主持人薩頓和吉姆父親馬羅相偕提前到達會場。可是當他們走進集會所時，竟發現大門仍然緊緊地關着，門口站着兩個庫加的部下

。馬羅先生好像忘了下午就是這兩個人來逮捕吉姆的，殷懃地趨前去打招呼。

「我們把門開起來，大家快來了。」

「今晚的會議取消了。」庫加的部下冷冷地說。

「取消!?爲什麼。」

「總經理的命令。」

「理由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這個會是經過合法手續召開的。請你讓開。」

「由我來。」薩頓伸手抓住對方的皮帶。

庫加的部下不安地望着薩頓。南方殖民地沒有正式的警察。這兩個人是火星公司的辦事員，今天特別代表庫加前來的。

薩頓未到火星來以前，曾經在營造廠當過土木工程師，對付那些粗魯的土木工人自有一手。他個子雖不很大，但是力氣却不小，把庫加的部下嚇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薩頓先生，你要動武嗎？呀，庫加先生來了。」

大家一齊回過頭去，果然，庫加慢條斯理走過來：

「怎麼回事？老薩，你要妨礙我的部下執行公務嗎？」

「那裏，是這傢伙在妨礙我們，請你將他們叫開。」

庫加搖搖頭：

「會議取消了。」

吉姆的父親走過來。

「憑什麼阻止我們？我們已經獲得委員會的承諾，必要時，可以提出二十個居民的連署。只要有二十人以上的要求，不經過委員會的承諾，也可以召開居民大會。這是法律上明訂的。」

居民漸漸增多。人羣中夾雜着幾個委員。

「馬羅先生，我以爲庫加先生知道，所以才承認今晚的居民大會。」一個叫鐵蒙的委員說。

「有委員會的承諾，就不需要徵求經理的意見了。」

「對啊。」馬克博士從人羣裏面走出來，「鐵蒙委員，你的話眞莫名其妙。我們選你這種人當委員眞難爲情。我們有隨時集會的自由，不需要由總經理牽着鼻子走。各位，你們說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！」在場的居民齊聲喊道。

鐵蒙退到其他委員的旁邊。委員長漢利走出來。

「馬羅先生，既然經理反對，委員會便無法承諾了。」

「這種承諾我們不需要了。」博士說着，轉向人羣喊道，「希望參加今晚集會的人請報出名字。我們有很重要的消息告訴你們，有沒有人想聽馬羅先生的報告？」

「好，我參加。」不知是誰的聲音。

「啊！是凱利先生。加上我已經有兩個人了。還要十八個人。請大家不要客氣。」

報名聲此起彼落。

「五個、六個……」博士一下子便數出了二十個人的名字。

「現在請將門口那些障礙物除掉吧，庫加先生。」博士蠻有風度的向經理說。

庫加和漢利兩個人私語了一會，然後命令部下站開。羣衆立刻擁進會場。一向站在講臺上的庫加，今天却坐在最後一排座位上。

馬羅先生站在講臺上說：

「首先，請大家推選今天的主席。」

「當然由你來主持了。」博士大聲說。

因爲沒有人反對，所以便由他當主席。他首先告訴羣衆，有一件關於南方殖民地的重要情報，繼之說明校長沒收威利斯的經過。話還沒有說完，坐在後排的庫加站了起來。

「老馬。」

「請你喊主席。」馬羅說。

庫加縐了縐眉頭。

「主席，你是不是企圖利用這次集會，爲你的孩子辯護？你……」

馬羅拿起槌子敲了幾下。

「不用再說下去了，我命令你坐下。」

「不，我不坐下。你厚着臉皮……。」

「凱利，我命令你維持會場的秩序。」

庫加不甘心地坐下去。馬羅繼續他的話。

「首先，我想聲明，這個大會並不是爲了說明我和老薩兩個孩子的遭遇，不也是爲了提出任何辯護而召開的，而是因爲我從他們聽到一椿很重大的消息。我想你們都知道有一種叫巴恩沙的動物。我的孩子所飼養的巴恩沙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，聽到了某些人物的談話。談話的內容，我認爲你們有權而且必須知道。吉姆，把威利斯帶進來。」

吉姆走上講臺，將威利斯放在講桌上。威利斯向四周環視了一下，馬上膽怯地縮成一個圓球。

「各位，這隻動物膽子非常小，請你們保持肅靜。」

馬羅嚴肅地說，並且小聲吩咐吉姆，「叫威利斯放心，不要怕。」

「好的。」吉姆點點頭，向威利斯說，「威利斯。沒有人會欺負你啊！快把你聽到的話

說出來。」

威利斯這才放心，慢慢地將眼睛伸出來。

「威利斯，講講看呀，『坐一會兒嘛，老侯。』」

威利斯立刻接下去。「坐一會兒嘛，老侯。」然後，開始模倣侯校長和總經理畢却的談話。

有人說，「這很像總經理的聲音」會場立刻引起了一陣騷動。馬羅拼命打手勢叫大家安靜下來。

當威利斯講到，畢却想賣掉威利斯撈一筆時，庫加站起來了。凱利却將他推回座位上，並且手蒙住庫加的口。凱利的嘴邊浮出一絲微笑，他正想找機會整整庫加呢。威利斯講完後，會場一片死寂。

不久，各個角落響起嗡嗡的低語聲，慢慢地擴大。大家搶先要求發言。一個年輕的工程師安德被准許發言。

「主席，如果這是事實，事態是非常嚴重的。問題是這隻動物到底能不能信任？」

「我們不認為這隻動物有編造故事的能力。——有沒有動物學專家在場？哦！伊巴士博士，你有什麼意見。」馬羅問。

「這種動物能够將牠曾經聽到的話，像鸚鵡一樣很正確地講出來。但不可能在牠腦子裏的事物，加上一點東西。」

「你是不是有其他的意見，安德先生？」馬羅問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大家都知道這種動物的智力還不能够說謊。但是牠所模倣的聲音，會不會眞的是總經理的聲音呢？聽起來好像沒錯，但總經理的聲音我只在收音機裏聽過幾次。」

「一點沒錯，是畢却的聲音。我在薩帝斯聽了不少他的夢話。」有人喊道。

庫加因驚慌過度，一直呆呆地坐在那裏。但是聽到安德的話後，猛然站起來。

「我認為安德講得很有道理。老馬，你花了多少時間教牠這一大編謊言呢？」

這時，有一個人從後面的座位上站起來。

「讓我來試試看。」這個人名叫托蘭多，是個非常有名的電子工程專家，專門研究音響

學。托蘭多搬來一些機器，在講臺上裝配起來。他要求威利斯對着錄音機再講一遍。不一會他便舉起手來。

「好了。現在我們選出幾個比較常用的句子來實驗一下。」他說着，便選出了「殖民地」、「公司」、「火星」等三個單句來。於是這幾個單句在威利斯的錄音盤，以及總經理的廣播錄音盤便頻頻地出現。托蘭多將這些單句用示波器（將振動的情形用影像表示出來，可用眼睛觀察的機器）檢查其波形的特徵並仔細地加以比較。過了一會兒，托蘭多站起來說。

「沒錯，是畢却的聲音。」

「庫加，怎麼樣？滿意了吧？」有人大聲喊。

馬羅向庫加說：

「身為公司的經理，你對這項事實有何感想？」

庫加心神不定地望望四周，惱羞成怒地說：

「不關我的事。」

「主席。」巴馬夫人要求發言，「你認為應該怎麼辦？」

「照我個人的看法，應該根據契約的規定立刻開始搬家。」

「可是，主席。」矮少的吉布世說，「做事要有程序啊。我認爲應該先跟總經理聯繫一下。我看這件事一定有原因。了不起，我們還有契約可訴之以法。」

博士再度站起來。

「我最討厭那些囉哩囉嗦的手續。在零下一百三十度的嚴冬裏，官司還沒有打完，我們可能早都死光了。去年，公司也曾削減眷屬津貼。而且，對超重的手提行李毫不留情地課以重稅。當時因爲在地球上的總公司距離太遠，所以聽任他們擺佈。現在，公司正企圖停付我們遷居所必須的經費，不但如此，還在計劃送來超過火星殖民地所能收容的移民。他們認爲，如果在北方殖民和南方殖民地兩處經常駐有工作人員，成本將大大降低。地球上的總公司根本不瞭解這種情形。他們不知道多天無法工作。

但是，問題還不在於人類能否忍受火星極地的嚴多。而是，我們願意不願意維護個人自由的基本權利。我們至少是先鋒隊，空氣的問題一旦解決，可能有很多人要到這裏來。那麼是不是就讓地球上那些從沒有到過火星的官員們，任意擺佈我們呢？現在應該是徹底解決的

時候了。」

會場立刻爆出震耳欲聾的鼓掌聲。

「好了，好了，剛才的話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內。我們要討論的是否應即刻開始搬家。你們決定了沒有？」主席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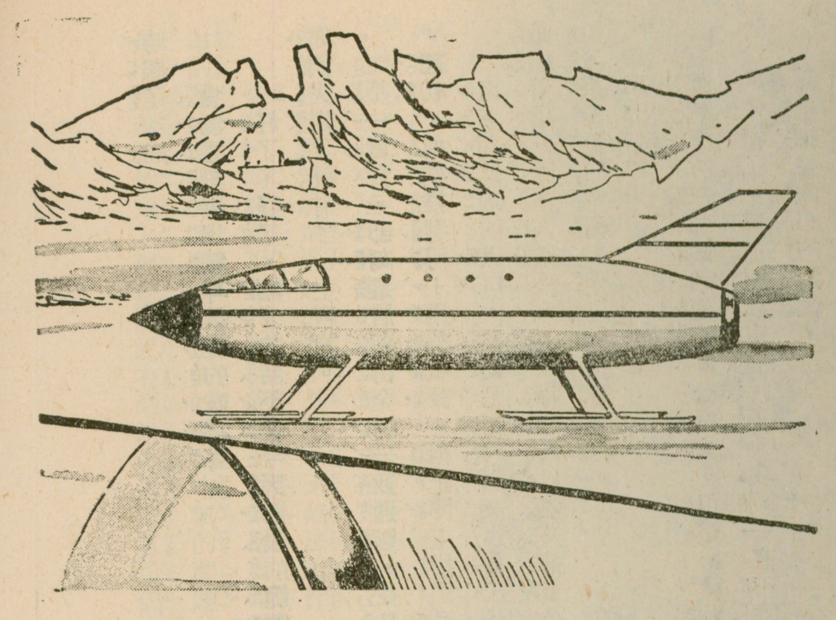
不一會兒，即刻遷居獲得全場一致通過。並且還組成了緊急委員會，公推馬羅爲委員長。起初，他們推選博士爲委員長，但是博士找出很多藉口，不肯接受。

南方殖民地的人口，連嬰兒在內，一共有五百零九人。冰車共十一輛，這些車輛的載重量僅夠這五百多人乘坐，所以每個人只限攜帶幾公斤的手提行李。往常的搬家，都是由薩帝斯派來所需的車輛，分三梯次完成的。但是吉姆的父親打算一次運完，並且決定下禮拜一大早就要出發。

他們允許庫加回到他的辦公室去。但是，禮拜天下午凱利打緊急電話給馬羅。

「不得了，庫加開冰車溜掉了。我們一直不曉得他會駕冰車。」

馬羅抑住內心的驚慌，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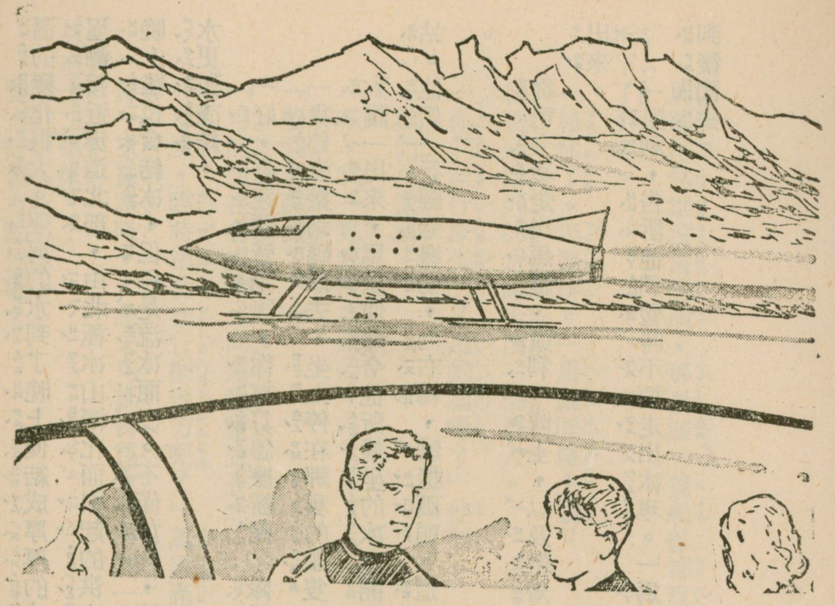


「我們提早在今天傍晚出發。請通知大家，只剩兩小時十分鐘。」

騷亂越來越大，整個南方殖民地亂成一片。但是，當太陽落到地平線上時，總算開出了第一輛冰車。其餘的冰車也都陸續向北方開動。太陽完全沒入地平線時，最後一輛冰車也離開了。南方殖民地的人們，全體向北急駛。

移民團北上

十一輛冰車中有四輛已經老爺了，最高時速只達三百二十公里。由這四輛冰車領着其餘的冰車向北極前進。近半夜時分



，果然其中一輛發生故障拋錨了，他們只好將車內的乘客移往其他車輛。這是一件必須和嚴寒抗拒，而且充滿危險的工作。

博士和馬羅等大家坐定後，又回到殿後的冰車上來。博士看一看手錶問：

「隊長，要不要在利達姆休息。」

「不了，如果在利達姆休息，第二天就必須等到天黑結冰後才能開動，這樣得浪費一天的時間。畢卻可能已經從庫加那裏獲得我們北進的消息了。」

南方殖民地已經入冬了，運河的冰要到春天才能溶化。但是這時他們已經非常接近赤道。火星因爲空氣層很薄，所以氣

濫的變化很大。運河的水到了晚上便結成厚厚的冰塊，但一到白天冰塊便溶化無存。他們正逐漸接近赤道北部，由北極冰山溶化而引起的洪水已經開始氾濫了。一片汪洋的運河，到了晚上雖也會結冰，但只是流冰而已。不僅如此，晚上的雲阻止了白天所吸收的熱量散失，河水更難凍結。

「好，直達薩帝斯後，你打算怎麼辦呢？隊長。」

「我們直接到碼頭去，坐上停在那裏的船隻。只要冰一解凍，我們就出發。」

太陽一出來，馬羅便命令他所乘坐的冰車開到前頭去。上午九點左右通過薩帝斯的冰車站。他們一行經過機場，向右轉，駛抵碼頭。這座碼頭建築在通往北方殖民地去的運河末端。

從司令車走出馬羅、凱利、博士，以及帶着威利斯的吉姆。人們也陸續地從其他冰車走出來。

「凱利，告訴他們暫時不要走出冰車。」馬羅下令說。吉姆想避開父親的視線，趕緊躲到後面去。

馬羅忿忿地望着碼頭，那裏連一隻船影都沒有。只有一條小汽艇被拖上對岸，但是已經拆下了引擎。

「糟糕了，怎麼辦。」馬羅問博士說。

從碼頭附近的倉庫走出一個男人。

「你們做什麼來的？馬戲團嗎？」他問。

「我們在搬家。」

「呃，我一點都沒有聽說。」

「船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可能還在各處跑，向運輸股查查看。」

「那麼，臨時宿舍在什麼地方呢？」馬羅滿臉不悅地問。

每一次搬家時，火星公司都會爲他們準備一座倉庫作爲臨時宿舍，因爲這裏唯一的旅館只有十二張床。對方好像有點迷糊。

「我根本不知道要準備臨時宿舍啊！」

馬羅這才發覺這麼問是多餘的，畢却不可能替他們準備宿舍的。

「這附近有沒有電話？」

「我辦公室裏面有。我是倉庫管理員，請你不要客氣。」

「謝謝。」馬羅道了謝後便走進倉庫辦公室。博士也跟了進去。

「你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我想把畢却叫出來。既然我們來了，我想他會考慮考慮的。」

馬羅費了很大的勁，說服了幾個秘書，終於將畢却請出來了。出現在影像電話螢幕上面的總經理，用詫異的眼光看着馬羅。

「有什麼緊急的事嗎？」

「我叫馬羅，南方殖民地移民團的執行委員長——。」

「哦，你就是有名的馬羅先生。我看過你們那有條不紊的遷居隊伍了。」他停了一下向旁邊的人講了幾句話，庫加的聲音在回答他。

「你打算如何安排我們？」馬羅問。

「那還用說嗎？等今天晚上運河一結冰，全體回南方殖民地去。你留在這裏接受審判。你的孩子也留下。」

「我並不是問這個，我們希望你供給五百人份的宿舍。」

「大家留在現在的地方。我想在冰車上過一天並不會怎麼樣吧？」

馬羅本想再說，但想了一下，把電鈕關掉。

「你說的沒有錯，講也沒有用。」馬羅憤憤地說着，和博士一起走出電話亭。凱利正在分配一些少年擔任警衞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凱利。」馬羅問他。

「有幾個畢却手下的警察來，本想把他們抓起來。但是被逃走了。」

「不用找宿舍了。」博士說。

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馬羅問。

「找幾個擅長射擊的人，把畢却抓起來，佔領他的公司。我打前鋒。」

「開玩笑，我們都是守法的市民，不是暴民啊！」

博士搖了搖頭說：

「對畢却來講，你已經是暴民的首領了。我們也都是暴民了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，我們只不過按照契約行事，如果畢却拿出紳士風度來，我們就和他講和。」

「可是，勇敢地站起來向困難挑戰，是一件偉大的事啊！」

「你要是堅持，當初爲什麼不接受提名，負起指揮的責任呢？」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我服從你。」博士臉紅了。

「你對薩帝斯比我熟悉。有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作爲宿舍？」

「爸，我曉得。學校可以用……。」

「吉姆。這不關你的事，回車上去。」

「十分鐘就可以到了。」

「對了。」博士也贊成，「如果利用學校，不僅有孩子們的床可以用，還有廚房啊！」

「好，凱利。要他們上車，每一輛車指定一個負責人。我們要出發了。」

監禁

薩帝斯幾乎沒有一個人在地面上走路。大家都利用地下道通行。

學校正門的氣閘一次可以通行二十個人。當第二組剛通過時，侯校長怒氣沖沖地打開外面的門，雖然戴着火星帽，但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很光火。

「到底怎麼一回事？」侯校長大聲叫嚷。

威利斯一看到侯校長，立刻縮在一旁。馬羅趨向前去。

「我們想借用學校當臨時宿舍。」他說。

「那不行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馬羅，移民團的負責人。」

侯校長一聲不響掉頭走。經過三十分鐘後，全體移民都進來了。馬羅要凱利在每一個進出口指派警衛。博士本來想建議門外也要派警衛。但是沒有表示出來。

薩頓在前廳等待馬羅。

「巴馬夫人通知過來了。再過三十分鐘就可以開飯。」

「那太好了。校長在那裏？」

「不知道。剛看到他打從這裏經過。」



有一個男人正從人羣中走過來。——大廳內一片嘈雜，到處可以看到父子母女們相聚的熱情場面。凱利也正摟住一個很像他的男孩子。走到馬羅前面來的男人，將臉部貼近馬羅的耳邊告訴他。

「校長在他房間裏。我剛去找他，但是他把門鎖起來。」

「謝謝。請問尊姓大名。」

「我是這個學校的自然科教師，林登。請問您貴姓？」

「我叫馬羅，是這一批移民的負責人。林老師，家住此地的孩子們是不是可以請他們暫時回家去，我們可能要在這裏過一兩天。」

「沒有校長的許可……。」

「我負責好了。」

「好，我試試看。」林老師答應了下來。

吉姆在人羣中發現了母親。她抱着奧利，疲憊不堪似地倚在牆邊。費麗絲在她身旁。

「媽！」吉姆從人羣中喊她。

「什麼事？吉姆。」母親抬起頭來。

「跟我一起來，有睡覺的地方了。」

吉姆把她們帶到以前他住的房間。母親像等不及似的倒在床上。

「太好了。」

「我去看看外面的情形。」吉姆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向費麗絲說，「費麗絲，請你照顧威利斯。」

吉姆比大家遲了一會才接到食物的配給。當他吃完東西，大家都已經集合在禮堂裏了。

吉姆走進禮堂，看見博士和富蘭克也在裏面，他便向他們走過去。

馬羅正用鎗柄猛敲桌子，要大家安靜下來。

「林西堪先生，請。」

要求發言的是個三十歲左右的人，情緒非常激動。

「我完全贊成馬克博士的意見。現在已經不是猶豫的時候了。我們應該採取主動，立刻設法找幾條到哥派士去的船。畢卻當然不會同意，但是他的戰鬥力不過是一分隊的警察而已

，就是徵調整個薩帝斯地區的壯丁，也不會超過一百五十人。我們有兩倍的人力。所以我主張立刻向他進攻，非強迫他承認我們的權利不可。」

他的話一講完，立刻有幾個人要求發言。馬羅指名其中一個。「奇普士先生，請。」

「主席，這樣未免太不講理了。是你把我們拖到這個地步來的，我本來就不贊成這個計劃。」

「是你自己跟來的啊。」有人在喊。

「安靜點。奇普士先生，請你將要點講出來。」馬羅提醒他。

「我只是贊成多數的意見。光在這裏着急，根本無濟於事。我建議向畢却提出請願書，設法解決這個問題。」

「如果你所指的，是申請到哥派士的船的話，我們老早就請願過了。」

奇普士譏笑地說：

「馬羅先生，我想你總曉得，請願的結果往往決定於請願者是誰。這裏的侯校長和總經理私交很好，如果請侯校長去交涉，我想可能好一點。」

「那怎麼可以！」薩頓站了起來。

「請大家不要隨便發言。」馬羅又提醒大家注意。「如果這是各位的意見，我並不反對。可是侯校長是不是還在此地呢？我始終沒看到他。」

「在，躲在辦公室裏。」凱利說。

馬羅將這個提案移付表決。結果只有波多爾夫婦贊成奇普士的提案。表決過後吉姆想發言，他不小心喊出一聲「爸爸」，又慌忙改正過來。「主席。我認為如果請火星人幫我們的忙，也許不坐船便可以到哥派士去。假如大家同意的話，我可以和富蘭克一起去找吉哥。」

大家沉默了一會，耳語聲又彼起此落。

馬羅綳着臉說。

「眞有到哥派士去的路嗎？」

「我想一定有。」

「但是，火星人會准我們通行？」

」

「我和富蘭克——。」

「主席。我請求發言。」奇普士又插嘴，「我認爲大人的會議不應該允許小孩子插嘴。」

馬羅很尷尬。這時，馬克博士站起來說。

「主席。我請求發言。這個沒有種的——。」他指着奇普士。

「請你客氣一點，博士。」

「好，我收回。這位模範市民奇普士，說富蘭克和吉姆不是市民嗎？這位先生還在吃奶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了——。」

「請你講話小心一點，博士。」

「對不起。我們現在正爲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奮鬥。年輕人準備一起從事，是值得鼓勵的，我們必須將他們當做堂堂正正的大人看待才對。」

馬羅以鎗托重重地敲敲桌子。

「這個題目已經超出我們討論的範圍了。吉姆，等一下再聽你的意見。各位，我們究竟

採取談判方式呢，還是用武力解決。」

一個叫昆斯的站起來了。

「武力解決也好，但是也許沒有這個必要。再打一次電話給畢却，如果他知道我們有足夠的武力，說不定會重新考慮。」

這項動議通過了。馬羅本想另外推選一個人去跟畢却通話，但被否決了。電話室已經被上了鎖，必須敲壞才能進去。畢却似乎已經預料到他們會打電話過去了。

「哦！你是馬羅嗎？決定投降了？」

馬羅很客氣地提出請求。他將內容說得很清楚。

「到哥派士去的船？」畢却笑出聲來，「今天傍晚會給你們準備幾輛到南方殖民地去的冰車。凡是坐這冰車回去的人，對這次擅自遷居的事可以不必追究。不過，你當然例外。」

「你要知道我們的人力比你多得多。不過我們的目的不是戰鬥，而是要求履行契約。如果你再不講理，我們也許會被迫使用武力。」

畢却輕蔑地笑了幾聲。

「恐嚇沒有用的，馬羅。投降算了吧！最好一個個丟下武器，舉手走出來。」

「這是你最後的答覆嗎？」

「還有一件事。你監禁了侯校長，我要你馬上釋放他。」

「我們根本沒關他，是他自己不出來的。如果不相信，你親自來看好了。現在我再問你一次，要不要給我們準備船？」

畢却狠狠地瞪着馬羅，砰一聲把電源關掉。

「那只有戰鬥了。」凱利說。

「還不致於完全絕望，只要姓侯的在這裏，這種建築物是安全的。奇怪，這裏根本沒有炸彈或其他大型武器，爲什麼畢却這傢伙這樣有信心呢？」馬羅有點不解。

「虛張聲勢啊！」

「是嗎？」

馬羅把交涉的結果告訴大家，波多爾夫人站起身來。

「我們打算聽畢却的話。關於侯校長的事，畢却先生講的並沒錯，你和凱利應該受懲罰

。來，我們走。」

波多爾夫人和她的丈夫大搖大擺走出去。

「還有沒有人想離開？」馬羅說。

奇普士偷偷摸摸地四下張望，也跟隨在波多爾夫婦背後走出去。奇普士一走掉，托蘭多便說：

「我提議馬上開始行動。」

「贊成，贊成。」

托蘭多的動議獲得全場一致通過。馬羅被推舉爲隊長。

這時，奇普士忽然從外面衝進來，臉色蒼白，渾身發抖。

「完了！完了！」

「什麼事啊？」馬羅焦急地問。

「波多爾夫婦完了，我也差一點被打死。」

奇普士恢復鎮靜後，才結結巴巴地把事受說出來，原來當他們三個人戴好火星帽後，便

相繼通過氣閘走出屋外。可是腳剛踏出去，波多爾夫婦便倒下去了。

「這是你的責任！」奇普士激動地向馬羅大聲叫嚷。

「慢一點，他們兩個人有沒有照畢却的話做——丟下手鎗，舉起雙手來？」

奇普士搖搖頭，不再說話了。

「他們乘我們討論時，封鎖所有的出口了。」博士痛心地說。

開始行動

博士說的是事實。前後門都已經由全副武裝的男人封守了。入口處的地形，很適合射擊從室內走出來的人。

馬羅向大家說：

「在行動以前還有沒有人要投降的？波多爾夫婦是自己不小心才引起不幸的，如果舉着白旗大聲喊，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。」

有五、六個人站起來，默默地走出去。

他們一離去，馬羅便開始編隊。巴馬夫人被指爲炊事班長，博士是戰鬥隊長，凱利負責監視學校內外的一切事物。

吉姆以期待的心情等待着輪到自己。可是他的父親並沒有將學生編爲戰鬥員，只將他們分爲兩排預備軍。吉姆一直在等他父親跟他講話。這時，馬羅的視線好不容易停在他兒子臉上，吉姆趕緊抓住機會叫了一聲爸爸。

「有什麼話等一下再講，吉姆。」

「爸爸，你剛才是不是說關於火星人的事要和我討論？」

「火星人？哦！」父親考慮了一會兒，說。「如果逃不出這裏，什麼計劃都是空談的。你還是去看看媽媽吧。」

看到吉姆怏怏不樂地走出去，富蘭克走近他身旁，說：

「吉姆，我想，畢卻一定不敢跟火星人打起來。因為他對初期移民時的恐怖經驗記憶猶新。因此，如果有二三十個——火星人出現在大門前。你想畢卻的部下會怎樣？」

「嗯——。」

「一定會放下武器。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衝出去。面對吉哥，他們一定不會射擊。」

富蘭克這種看法確實沒錯。移民到火星的任何人，由於初期的痛苦經驗，都知道絕不可干涉火星人的事，或激怒他們，或擾亂他們的生活，尤其不可危害到他們的安全。就是畢卻和公司的那些警察們，也不可能膽敢違反這種成規。警察的第一件任務就是要移民們嚴格遵守這個規定，尤其對那些第一次從地球前來火星的觀光客，他們都一再強調這件事，要求他

們不可隨便接近火星人。

「但是，用什麼方法通知吉哥呢？難道你有辦法掛電話給他？」吉姆說。

「威利斯啊！我想他們不敢射擊威利斯。」

「那不行，威利斯會受傷的。」

「但是，如果這樣拖下去，牠總有一天會被送到倫敦動物園去。」

吉姆想了一下，說：

「就是威利斯能平安地走出去，也沒辦法找到吉哥，將話傳給他呀！我有更好的辦法。」

「什麼辦法？」

「我想他們絕不會派人守住那個垃圾口的，我自己溜出去找吉哥。」

「不行，雖然垃圾口沒有警衛，但是你一出去準會被後門的衛兵發現。」

「晚上再採取行動嘛！」

「嗯，可是——我去好了，我跑得比你快。」

「別自作聰明了。」

「那我們一起去好了。」富蘭克說，「威利斯也參加。因為，人多成功的機會也多，總有一個人會完成任務的。叫威利斯將口信背起來，把牠送到火星人住的市鎮去，牠便可以將口信傳給任何遇到的火星人。」

「嗯，不過我還是不贊成威利斯去。」

「現在只有兩條路讓你選擇：讓威利斯去？還是讓母親們在南方殖民地挨凍？」

吉姆咬着下唇。

「好吧，就讓威利斯去。」

「你我的火星語都不太行，找馬克博士幫忙怎麼樣。」

「對博士無需保密，我們就去。」

博士正在打電話，嗓門拉得很高。

「羅林博士在嗎？你看，你看，別咬鉛筆了。我是馬克博士——不，剛剛到。最近工作進行得怎樣？——抱歉，沒辦法，我們被關在裏面啊！——被監禁在裏面。——被監，禁，

起，來，了。——理由，沒有理由啊！——被畢却大傻瓜——對了，你沒聽說。——全被關在學校裏面——只要露出鼻子他們就開鎗射擊——不是開玩笑呢。波多爾夫婦剛被打死。我希望你能到此地來看看畢却的瘋狂作風——。」

影像管突然熄掉。博士嘮叨了一陣，想重新撥通電話，但是電話完全斷了。

「博士，我們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。」

「什麼事？我很忙啊！」

「很要緊的事。」吉姆和富蘭克趕緊將他們的計劃告訴他。

「對，叫火星人來，實在是個好辦法。但是你爸爸會不會答應？」

「麻煩博士跟他講好不好，博士講的話他不會反對的。」

「好，好。那麼就帶威利斯到C教室來。我在那裏工作。」

吉姆一走進母親休息的房間，發現費麗絲和威利斯都不在裏面。

「費麗絲那裏去了？我正在找威利斯呢。」

「到廚房幫忙去了。但是，威利斯剛剛還在這裏啊。」

吉姆又找了一遍，但是沒有找到威利斯。

「我去問費麗絲。」

吉姆到廚房找費麗絲，費麗絲也不知道。

「我出來時還看見牠在媽媽身旁呢。」

吉姆向富蘭克說：

「糟糕，威利斯失踪了。」

吉姆和富蘭克兩個人找了將近一小時，還不見威利斯的影子。當他們正想回到房間去重找一次，經過前廳時，吉姆忽然停住脚。

「威利斯的聲音。」

富蘭克也停下來聽。

「請開門好不好，威利斯在外面。」從入口的揚聲器傳來和吉姆一模一樣的聲音。

吉姆立刻跑向氣閘，但是被站在門邊的警衞阻止了。

「請你打開，威利斯在外面。」

「可能是敵人的詭計，算了吧。」

但是，吉姆一再堅持是威利斯，那個警衞只好拔出手鎗，先瞄準好入口處，然後按下氣閘的電鈕。裏層的門一開，進來的果然是威利斯。威利斯搖搖晃晃地走近來，好像很快活。

「你怎麼出去的。」

「吉姆，去。大家，去，去。威利斯去散步。」

「出去了。」

「所以我問你怎麼出去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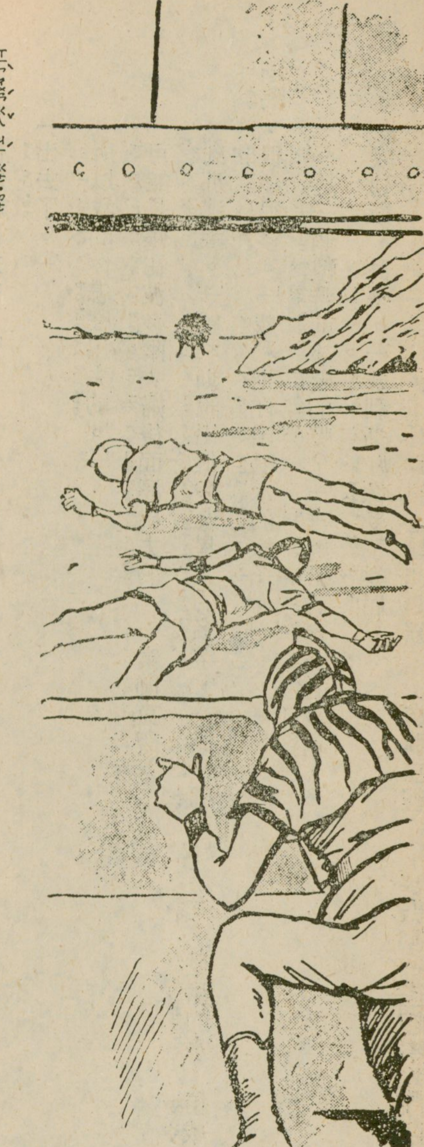
「可能是跟在波多爾夫婦後面溜出去的。」富蘭克說。

「到那邊去。」威利斯說出很多火星人的名字，「很好玩，好朋友。很甜的水，給威利斯喝。很多很多。」威利斯作出喝水的樣子。

「不是一個禮拜前才喝的嗎？」吉姆帶着責備的語氣。

「威利斯，很乖。」威利斯好像受了委屈。

「等一下。我看威利斯好像到過火星人那邊。」富蘭克說，「我想牠一定能將我們的口



信傳給吉哥的。」

吉姆和富蘭克以及博士三個人先用英文擬了下面一段口信。

「吉哥的朋友——吉姆，希望收到這封短信的任何一位火星人，請立刻通知吉哥，告訴他我們正遭遇到空前的災難，希望你能夠幫助我們。——」

他們將所遭遇的困難，以及希望吉哥如何幫助他們，都寫得很詳細。他們不需要像電報

寫得很簡略。因為，威利斯不管是多長的話，牠都會毫不費力地背起來。

博士將這些話翻成火星語讓威利斯背起來後，吉姆和富蘭克便開始教威利斯如何去做。可是，威利斯理解力很差，把他們一個個弄得火冒三丈。

「差不多了吧。」最後博士說。

吉姆將威利斯帶到學校的大門去。因為博士在場，所以警衛沒有說什麼就讓他們過去。通過氣閘後，吉姆再一次叮嚀威利斯。

當威利斯通過大門走出去時，吉姆一直躲在門邊看。波多爾夫婦的屍體，還躺在原來的地方。威利斯看看屍體，交叉走過門前的通道。

氣壓一直降低

在天黑以前，吉姆和富蘭克因為沒有什麼事可做，顯得很無聊。

他們本來以為晚餐後，廚房就會空無一人。但是，女人們洗過碗碟後，又在廚房裏喝咖啡，聊起天來，一直不離開那裏。

兩個人正在討論從垃圾口逃出的方法時，電燈突然熄掉了。

四周突然變成漆黑一片。同時，整個空間好像忽然沉到無底深淵裏，被可怕的寂靜籠罩起來。吉姆立刻知道這是什麼原因。因爲他發覺屋頂上的氣壓調整馬達停了，空氣流動的聲音也不響了。一個女人發出了尖叫。繼之，黑暗中慢慢湧出一片吵雜的聲音。很快地，大廳中亮起一道手電筒的光線，並傳來吉姆父親的聲音。

「大家安靜一點。動力系流出了一點小毛病。請不要吵鬧。」

光線慢慢移過來，忽然停在吉姆身上。

「你們快去睡。」父親說了一聲便走開去。從另一個方向，博士也在喊。「安靜點，安靜點。」

吉姆的父親大聲喊道：

「請大家穿上火星衣，戴好火星帽。故障馬上就會修好的，千萬不要吵鬧，這個房間的正常氣壓至少可以維持半小時。」

到處亮了手電筒，在走廊朦朦的微光中，大家擠成一團，忙著穿火星衣。吉姆看到博士

走過來便問他：

「博士，電燈什麼時候才亮呢？」

「畢却搞的鬼，他將發電機關掉了。不要傳出去啊！」博士說完又消失在黑暗中。

但是過了不久，大家逐漸明白真相了。氣壓下降的速度非常慢，不容易察覺出來，所以必須時時提醒大家調整火星帽的氣壓。大家不再認爲故障是暫時的，也不期望馬上修復了。溫度也在下降，躲在房子裏，雖然不致於凍死，可是夜間的氣溫仍然十分寒冷刺骨。

馬羅在前廳亮起手電筒做爲臨時司令部。吉姆和富蘭克焦急地躲在黑暗處踱來踱去。他們兩個人雖然沒有放棄從廚房逃出去的計劃，可是廚房裏面還是很吵雜，不可能行動。

水耕工程師（所謂水耕，就是將養分溶解在水裏，然後在這種水中栽培植物）哈特勒跑到馬羅的房間來。他的妻子推著氣壓嬰兒車跟在後面。裝在透明嬰兒車罩上面的氣壓調節器很像烟囱。

「馬羅先生。我的小孩患了咽喉炎，有什麼辦法沒有？」

馬克博士走過來說：

「為什麼不帶來看我？」他從車罩上望望小孩，「好像沒有什麼嘛？」

「我的小孩病了。不會錯的。」

「——可是，這樣子不能看啊。連體溫都不能量。我看不會有什麼問題的。」

「你講的只是風涼話，想安慰我們一下就算了。」哈特勒很氣憤。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

「你要替我想辦法啊！根本這種——。」

哈特勒的妻子拉了一下丈夫的袖子。兩個人耳語一番後，哈特勒轉向馬羅說：

「我們受夠了，我必須為妻子着想。」

「隨你們好了。」馬羅說完便將臉側過去。

哈特勒好像猶豫不決，但經他的妻子一催促後，兩個人便一起走向大門。

馬羅向博士說：

「他們要我做什麼。要我創造奇蹟嗎？」

「就是這句話，大家都像小孩子一樣。他們要爸爸摘下月亮。但是，哈特勒講得也有點

道理，我們必須趕快設法。照理論來講，人類戴了火星帽後，可以活幾天，可是實際上很難辦得到。畢却就是看到了這一點。你總不能讓幾百個人永遠蹲在黑暗與寒冷中。」

「也不可能臨時挖掘隧道啊！出口又統統被封鎖了。」

「可是必須出去啊！我第一個出去。」

「不行。我來。」馬羅嘆了一口氣。

「你有太太，有孩子。我是單身漢，而且已經多活幾年了。」

兩個人正在爭論不休的時候，只見氣閘的門一開，哈特勒的妻子跌跌撞撞地跑進來。她倒在嬰兒車上面，悲痛欲絕。

衝過死亡的圍牆

她的遭遇跟波多爾夫婦和奇普士完全一樣。原來哈特勒夫婦為了宣佈投降，曾大聲叫喊，並揮動燈光。因為沒有人回答，所以哈特勒舉起雙手走出大門。他的妻子便將燈光照射在她丈夫身上，以便讓對方可以看清楚。可是，當他走出大門向前只跨了一步便倒下去了。

博士將她送到主婦們休息的地方後，便匆匆走出去查看門外的情形。

不一會兒，他走回來說：

「拿一把椅子給我。」

「怎麼啦？」馬羅問。

「你就會知道。我想起了一件事。」

吉姆遞給他一把椅子，博士立刻走出氣閘。大約五分鐘後又走回來說：

「是自動熱線發射器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畢却在門口裝了紅外線網。他用紅外線代替步哨。如果有人走出去，擋住這些紅外線，安裝在一旁的熱線發射器便自動射過來。」博士說完，順手示出他手裏的椅子，上面有六處燒焦的痕跡，接着又說：

「不必害怕，他們將熱線裝在離地面六十公分和一公尺、二十公尺高的兩個地方，如果小心一點，可以從底下爬過去。」

「我來試試看。」馬羅想。他的精神為之一振。

五、六分鐘後，他們帶着一把燒得千瘡百孔的靶子回來。

「凱利，我要一隊二十個人組成的突擊隊。請你通知大家。」馬羅說。

志願參加的至少有二百人。問題是挑選誰才好。吉姆和富蘭克也參加了。但馬羅除了他自己以外，只選了一批單身漢。博士也落選了。

博士將吉姆叫過來，小聲告訴他：

「等一下好了。馬上要由我來發號施令了。」

突擊隊走進氣閘。馬羅轉過身來向博士說：

「我們將進攻發電廠。如果兩個小時後還沒回來，你們就自由行動好了。」

等氣閘的門一關，博士便說：

「好，再徵求二十個突擊隊員。」

「不是要等兩個小時嗎？」凱利說。

「你不要管。我走了以後，就隨你辦好了。」博士回過頭來向吉姆和富蘭克招手。「你

們兩個人也一起來。」

博士一下子就組成了他的隊伍。好像馬羅還沒有出發以前，他就已經擬好他的人選似的。博士和他的突擊隊員相繼走進氣閘。

外面的門一開，博士便用手電筒照射門前的道路。除了波多爾夫婦和哈特勒的屍體躺在那裏外，並沒有發現任何異狀。

「我玩魔術給你們看。」

博士回頭向隊員們說，便將剛才那把椅子舉起來向前伸出去。驀地，兩道熱線在水平方向射過去。熱線消失後，眼睛仍然有點眩花，剛才熱線通過的地方，浮出兩道淡紫的光線，然後慢慢變淡而消失。

「你們注意看。椅子可以通過的地方，就是安全地帶。」

博士再一次將椅子伸出去，並上下搖動。熱線又頻頻射出，但是只有在膝蓋和胸部高的兩個地方才有。

「現在開始攻擊了。準備好了沒有？一號。」

吉姆將口水嚥下，跨出一步。眼睛瞪着無形的死亡圍牆，伏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爬過去。

「好，前進。」博士下令，「不要擠在一起。」

吉姆跑過通道，在前面建築物的角落停下來，窺探前方。——他緊緊握着手鎗。

他看到左前方有一樣東西，形狀奇特。熱線是從那邊射過來的。

「不要開鎗，是我，富蘭克。」

背後又響起脚步聲。就在這時，前面的建築物射出一道光線掠過他的身旁。吉姆下意識地舉鎗還擊。

「打中了。」富蘭克說。

「向我射擊的人躲在什麼地方？」從背後跑過來的人說。

「吉姆已收拾他了。」富蘭克說。他想看看這個人是誰，但是因爲外面太暗看不清楚。

「我是史密斯啊，你不認得了？」

吉姆和富蘭克都不約而同地驚叫一聲——不錯，是史密斯。



「我是最後一個出來的——爲了保護你們。因爲你們向我借的錢還沒有還呢？」

「剛才吉姆不是還你了嗎？他救了你的命啊！」

「這跟借錢是兩回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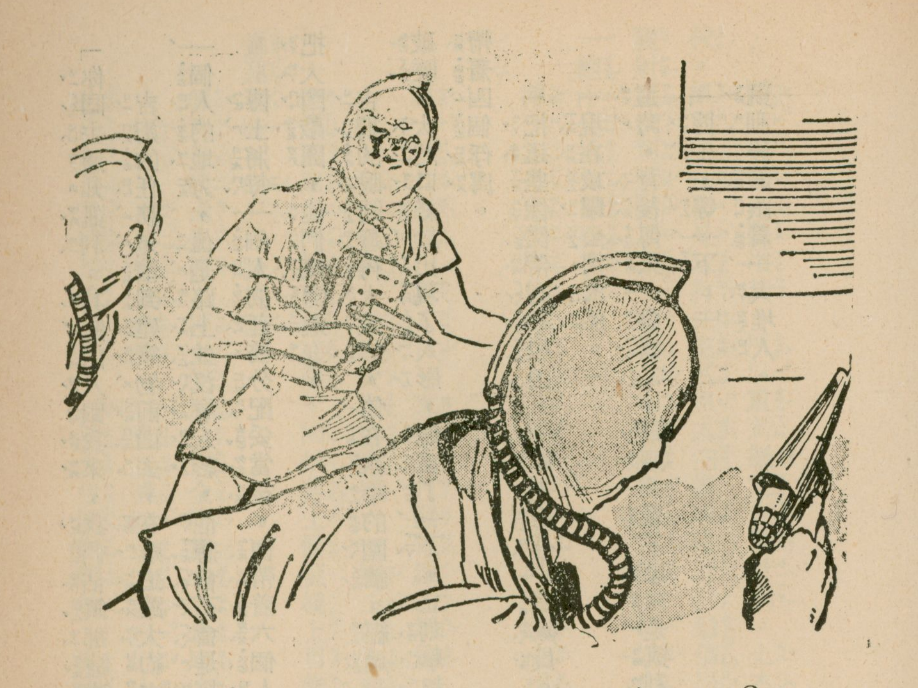
博士氣喘吁吁地跑過來。

「叫你們不要擠在一起，沒聽到嗎？」

「我們馬上攻擊公司本部。注意。散開。」

「博士，那幢建築物有人。」

「好，先佔領下來。準備好了沒有



？」

「那個熱線發射器怎麼辦，不摧毀它嗎？」富蘭克說。

「對了。誰去收拾那個東西。」博士說。

從黑暗中跑出一個人。

「好。去。我們掩護你。」博士說。

那個人繞了一個圈子，跑到自動熱線發射器後面。突然，一道白色的閃光照亮了四周。他跑回來說。

「好了，沒關係了。」

「好。」博士抓了一個隊員的手，

「你回去通知凱利。其餘的人跟我來，我們佔領那幢建築物。」

吉姆的任務是潛到建築物前面去，在離道路大約六公尺的地方監視。吉姆走到先前打中一個人的地方，但是路上並沒有人影，他想會不會是打偏了，因爲路面很暗，找不到血跡。

博士將每一個人的任務分配妥當後，便帶着六個人從正面攻擊。富蘭克也在裏面。博士把大門敲開，他們便衝進去。

吉姆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倚在冰冷的圍牆。經過一段很久的時間，他覺得東方天空已近破曉。大門口終於出現了人影，他怔了一下，立刻舉起手鎗瞄準，但是走出來的是博士。他帶着四個俘虜。

「把這些傢伙帶回學校去。」博士命令一個隊員。

「現在攻擊公司本部。」

這時，背後傳來一聲喊叫。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凱利他們跑過來。

「博士，等一下。」

凱利後面跟着一大堆人。

博士因爲人數增加，所以重新擬定作戰計劃。土木工程師亞爾决定跟另外一批人留在學校。凱利的任務是攻打住宅區與太空機場附近的通信局。這幢建築物裏面設有市內電話局，發射電波到萊默斯或火星邊遠地區的無線電臺，以及引導從地球來的太空船的指示電臺，是一幢十分重要的建築物。

博士本身則帶隊佔領畢卻的根據地。畢卻也住在這幢建築物內。博士决心要跟畢卻較量一下。

博士另外派遣一隊人員，支援攻打發電廠的馬羅。

「好，現在就去。不然大家會凍死。」博士站在前頭引導隊員進攻。

他們通過運河的冰面前進。因爲博士懷疑橋上可能埋有炸藥。他們先分成兩隊，一隊通過運河時，由另一隊掩護。

等到全體通過後，博士便將他們全體集中在倉庫旁邊，作最後一次指示。

「注意，不要過分散開。以免在黑暗中攻打自己人。」

他向隊員說明他的計劃。打算先包圍建築物，封鎖所有出入口處，然後由他自己帶領一

半人員從前面衝進去。最後他提醒突擊隊和掩護隊。

「口令是『火星』和『自由』。」

吉姆參加了正門攻擊隊。博士令他們排成扇形面對大門，然後其中三人拿着手鎗伏在地上。

「發現不明身份者馬上射擊。其餘三個人跟我來。」

吉姆被編入後者。博士走近大門，一門關得緊緊的。他按了電鈴後等了會，但是毫無反應。他再按一次，然後從格子窗往裏面喊。

「讓我們進去。我們有緊急情報通知總經理。」

然而，裏面仍然靜寂無聲。博士有點氣憤。

「快一點，我們在外面會凍死。」

裏面還是靜悄悄的。博士發火了。

「開門啊，畢却。我們隨時都可以攻進去。再給你三十秒鐘，三十秒一到我們就不再等了。」

時間一秒一秒消逝。

「時間到了，畢却。我們要進去了。」

這時，氣閘的壓縮空氣帶着噓聲漏出來。博士叫隊員稍爲後退。他們屏息等着，手鎗瞄準着大門。

門開了，一個男人走出來。

「不要開鎗。」那是一種鎮定而快活的聲音，「沒事了，完全解決了。」

博士注視着這個人。然後悲喜交集地叫出來。

「啊，羅林博士。」

兩個人都消失了

原來，羅林博士從昨天晚上就會同六個市民代表前來找畢却，企圖說服他。知道波多爾夫婦被殺後，擁護畢却的人大減。連庫加都變得膽怯，頻頻勸導畢却重新考慮。

馬克博士、羅林博士和馬羅三個人坐在一個小房間內。馬羅在發電廠接到博士的通知後

，立刻發電通知北方殖民地及其他各殖民地，要求他們派船前來。他雖然因睡眠不足，眼睛佈滿血絲，但是仍然提起精神，起草要送到地球的報告。博士擔心他受不了，逼着他休息一會。

「畢却的神經好像不太正常了。」羅林博士說。

「一點沒錯。」馬克博士回答。

「必須强迫他住院，把他隔離起來。」羅林博士說完，回頭望了一望被他們軟禁的畢却，又說：

「侯校長怎麼處理？馬博士。」

「你的意見呢？」馬克博士轉向馬羅。

「只有送回地球。」

「這個辦法很好。」

「但是誰來接替侯校長的職務呢？在我們出發到北部以前，學校必須先開課啊！我看只有偏勞你了。當然是暫時代理一下。」

「我？不敢，不敢。」馬克博士說。

「但是孩子們都喜歡你嘛！」

「不、不。絕對無法接受。」

「這個學校有一個叫林登的年輕教師。史都校長曾經推荐他繼任校長的職務。這個人看來很不錯。」羅林博士插嘴。

「我看過他一面。這個人的確不錯。但是我沒有指名的權利。」馬羅放下咖啡杯，擦了擦嘴角。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時間會解決問題的。對不起，我要在這桌子上小睡一會。」

吉姆和富蘭克一起回到學校，等待船來送他們去哥派士。巴馬夫人和她的助手們爲了準備那些疲憊不堪的男士們的早餐，正在廚房忙得團團轉。吉姆已經精疲力竭了，肚子也餓得咕嚕咕嚕叫。但是因爲太興奮了，反而一點睡意都沒有。東方天空浮現出一片魚肚白，天快亮了。

吉姆要了一杯咖啡，正在呼呼吹氣，史密斯走過來說：

「你打死了要殺我的那個傢伙嗎？」

「只是打傷了。現在正躺在醫院裏。」

史密斯好像有點迷惑。

「那都無關緊要了。這是你的借條。請你拿回去。」

吉姆大爲驚訝說：

「史密斯，你怎麼了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只希望你拿回去。」

吉姆想了一下說：

「你的誠意非常感謝，但是我不要。借的東西一定要還。」

史密斯看了吉姆一會。「隨便你了。」說完便將借條撕得粉碎。然後掉頭走了。

吉姆弄不清楚史密斯爲什麼這麼做，所以想去問富蘭克。這時，人羣中有人喊他。

「馬羅，馬羅在不在？」

「馬羅隊長在公司本部，不在這裏。」有人回答。

「不是，是他的公子，吉姆．馬羅。請你馬上到門口來。」

「我馬上去。」吉姆推開人羣，大聲回答。富蘭克也跟在後面。

叫他的那個男人一看到吉姆便慌慌張張地說：

「事情鬧大了。火星人來了。」

吉姆和富蘭克急忙跑出去。十幾個火星人在學校大門口。吉哥，古古羅都在，但古普沒來。

吉哥看到他們兩個人就用火星語說：

「早，吉姆，早，富蘭克。」

從吉哥懷裏傳出另一個聲音。

「呀，吉姆。」

威利斯眞的完成任務了。雖然沒有及時趕上，但完全成功了。

「偷走威利斯的人在那裏？」吉哥問。

吉姆一時沒弄清楚吉哥的意思。

「他問，校長在那裏。」富蘭克說。然後用火星語回答他。自從他們佔據學校後，侯校長一直躲在校長室裏面。雖然他們已經勸了好幾次，但是他還是不肯出來。

吉哥要求吉姆帶他去，吉姆無可奈何只好答應了。當他們通過氣閘時，吉哥必須彎下腰來。裏面的人立刻亂成一片。

來到校長室後，吉哥將威利斯交給吉姆，默默地檢查把手。忽然，他用力一拉，房門的把手和鎖全被扭斷，於是他彎下腰走了進去。

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侯校長怒斥的聲音傳了出來。

不久，吉哥便退出來，走出大廳。

「吉哥剛才不知在裏面做什麼。」富蘭克說着，並探頭進去，「吉姆，校長失蹤了。」

他們到處找不到校長。

兩個人急忙跑出去。在氣閘前追上了吉哥。走到外面後，吉哥又問：

「企圖傷害威利斯的另一個傢伙在什麼地方？」

富蘭克告訴他畢却在公司本部。

「帶我去。」吉哥說着，順手將他們兩個人抱起來，另一個火星人馬上接下富蘭克。

威利斯舒舒服服地倚在吉姆懷裏，瞇着眼睛。吉姆則躺在吉哥有如搖籃般的手腕裏。火

星人慢慢走向公司本部。本部的建築物相當大，所以火星人通過大門時不需要彎腰了。

他們一進去，又引起了一場騷亂。

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！」馬克博士從房間裏走出來。

「他們要跟畢却講話。」富蘭克說。

馬克博士和火星人用流暢的火星語交談了許久，然後說：

「我去帶他來。」

不一會，博士便帶着畢却走回來。羅林和馬羅也跟在後面。

「你有客人。」博士將畢却推向大廳中央。

「就是這個人嗎？」火星人說。

「什麼事？」畢却仰望着火星人，傲慢地說。

火星人攏過來，將畢却圍在裏面。

「走開！」畢却大聲喊。

火星人慢慢將圈子縮小。畢却企圖衝出來，但是被他們巨大的手掌擋住了。圈子越來越

小，畢卻在圈內奔跑，終於完全沒入他們的人牆內。

「放我出去！」畢卻又在喊，「你們這些傢伙。有什麼權利——。」

突然一聲慘叫。然後，再也聽不到畢卻的聲音了。

他們散開了，裏面一個人影都沒有。地板上也找不到半點血跡。

吉哥臨走時向吉姆說：

「吉姆，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？」

「不，我必須留在這裏。」吉姆心有餘悸，用生硬的火星語回答。

「那麼，威利斯呢？」

「威利斯當然跟我在一起。對不對，威利斯？」

「對，吉姆。」

「那麼，告訴吉哥。」

吉哥聽了以後只說了一聲再見便走了。聲音裏充滿了哀怨。

馬克博士和羅林博士站在剛才畢卻所站的地方，低聲耳語。馬羅則站在他們旁邊，傾聽

他們的談話，好像很睏的樣子。

「吉姆，我們到外面去。」富蘭克說。

火星人還站在外面沒有走。他們看到吉姆便說：

「會說我們語言的那個偉大的人在什麼地方？我們想跟他談一談。」

「一定是指馬克博士。」富蘭克說。

兩個人跑出去，從人羣中將馬克博士拉出來。博士跟火星人談了許久，火星人才道了一聲再見，匆匆離去。馬克博士呆呆地站在那裏，好像滿懷心事。

在氣閘裏，吉姆問他。

「你們談了什麼？」

「不要擔心，沒什麼。」博士回到剛才的房間。

吉姆和富蘭克也跟着進去。博士說：

「好吧。我告訴你們。也許你們都聽到了。吉姆，注意一下房門。」

「他們跟你談了些什麼？」馬羅問，「你好像很不開心呢。」

「他們要求我們離開。」

「離開？」

「他們要我們離開火星，回到地球去。」

「呃，爲什麼？」

「這是他們的命令，也可說是最後通牒。他們堅持不管男女老幼，全部回去。——他們可不是開玩笑的。」

火星自治宣言

四天後，馬克博士搖搖晃晃走進休息室，他顯得疲憊不堪。

「隊長，好不好請他們暫時離開。」

馬羅請大家出去後，隨手把房門關上。

「宣言準備好了沒有？」博士問。

「好了。有一部份借用美國獨立宣言的文句。」

「句子都無所謂了。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？」

「同意了。雖然有兩三個地方來電查詢，但最後都同意了。」

「通知地球了沒有？」

「昨天晚上用無線電廣播了。可能馬上就有回電。你這一邊呢——？」

「啊！」博士揉了揉眼睛說，「他們勉強同意我們留下來。」

馬羅站起來，準備錄音：

「我們錄好唱片準備發表，免得要重複說幾次。」

「不，正式的發表最好不要用唱片。」博士頓了一下說，「我們人類登陸火星後，已經有五十幾個地球年了。雖然我在這幾個小時裏，好像對火星人增多了幾倍瞭解，但無法否認，還是不懂得他們。我們總認爲他們是人，硬要把他們套在人類的模子裏，可是他們並不是人，跟我們完全兩樣。」

博士想了一下又接下去說：

「威利斯最好儘快還給火星人。」

「吉姆不肯的，可是，如果這樣作他們就高興的話——。」

「你還不知道？威利斯就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啊！」

「我不否認威利斯也有關係，但爲什麼是關鍵呢？」

「我也不曉得怎麼說——你的名字可能會記載於這個國家的史册上，被尊爲國父。可是，吉姆才是這個國家的救主。不，是吉姆和威利斯救了我們。威利斯對吉姆的愛慕，吉姆對威利斯的友情，才是我們得救的關鍵。他們要求我們離開火星。但是，因爲有吉姆，所以最後他們也讓步了。本來他們還計劃把我們統統殺光的。」

「可是，我不相信火星人會作出這種事。」

「他們一直以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們。因爲畢却計劃將威利斯賣給倫敦動物園，所以他們光火了。但是，吉姆和威利斯的關係終於使他們軟化了。他們讓了一大步。」

「我不認爲他們有這麼大的能力。」馬羅說。

「那麼，畢却的事你如何解釋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他們有沒有這種力量，我們最好不要妄加斷語。我們對火星人一點都不瞭解啊！」

「他們爲什麼把吉姆和威利斯的事看得那麼重。威利斯只是一隻動物啊！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不過你知道威利斯的火星名嗎？」

「牠有火星名嗎？」

「威利斯的火星名叫做『維繫世界的希望』，或者就叫『年輕又充滿希望的』，也可以簡單地叫做『希望』。」

說完，博士便默不作聲了。因此馬羅說：

「你是說威利斯的名字具有某種意義。」

「是啊！你對威利斯的看法怎樣？」

「知識稍爲發達的一種火星動物。」

「我却認爲是火星人的幼蟲，也就是說，是火星人成人前的一種狀態。」

「但是身體構造完全不一樣啊。」

「就像毛蟲和蝴蝶的關係一樣啊！因此必須儘快把威利斯歸還給他的同伴，牠可能馬上

就要進入蛹的階段長期冬眠了。下一次出現時，說不定是一個完完整整的火星人。火星還有很多很多奇怪的現象，但是，如果我的看法正確，那麼我們就可以瞭解威利斯的存在為什麼這麼重要了。」

「總而言之，非常感謝你能夠讓我們繼續留在火星。我們可能要等到很久很久的將來，才能瞭解火星人。」馬羅說。

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已經五百年了，但是，到現在白人還不瞭解印第安人，人類尚且如此，何況火星人。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瞭解他們哩！」

博士站起身來。

「我想洗一個澡，睡覺去了。哦！先找吉姆去。」

「等一等。我想火星自治的實現可能還要遭遇許多困難。」

「但是我們必須奮鬥到底。你知道由地球上的人，來指揮火星上的事務，是一種錯誤的作法。就拿這次的事來說，如果樣樣都去請示總公司的幹部們，不曉得現在將變成怎樣的一個局面了。」

博士摸摸下巴說：

「人類必須為自由奮鬥。現在已是地球人認識火星的時候了。他們如果認真考慮到地球上的糧食人口問題，就應該有一套完善的措施，來維持火星的和平，繼續辦理移民工作才對。」

「我也希望如此。」

「我看，我們的期望終有一天會實現的。因為火星人已成為我們的朋友了。對了，我要去跟吉姆談一談。」

「吉姆一定很失望。」馬羅說。

「他很快就會忘記的。也許會找到另一隻巴恩沙，再教牠講英語，給牠起名叫威利斯。但是，不久吉姆就要成人了，不會再對巴恩沙感興趣。」

博士悄然說完，又搖搖頭，喃喃自語：

「威利斯到底會變成什麼呢？我真想知道。」

光復科學名著叢書

每冊15元
全套75元

土星號的奇遇……納爾遜•彭德 原著

太空人畢克，在破舊的土星號太空貨船裏，擔任一名三等飛行員，這艘太空船自從他來到之後，發生了一連串的奇遇。

重遊消逝的過去……羅勃•海蘭 原著

利用人工冬眠來到未來世界的我，再乘當時發明的時間旅行機回到過去的世界，做了種種又奇妙、又有趣的旅行。

地球的危機……瀨川昌男 原著

廿一世紀初，少年卓紀揚發現在太空中，有一羣反物質隕石正朝着地球迫過來，唯一能拯救地球危機的卓博士，被歹徒綁架到金星去，眼看着地球的毀滅就在眼前……

火星少年……羅勃•海蘭 原著

十幾年後，地球移民已開始在火星從事開發工作。於是，在火星人、地球人，以及那隻奇怪的火星動物之間，當然有不少令人感動或辛酸的故事發生了。

機器人國……亞希莫夫 原著

宇宙中的一個行星「索拉利亞國」，以製造機器人而聞名。在這個國家裏發生了離奇兇殺案，從地球來的貝利警探克服了重重困難，才找出了真兇。

少年科學名著選集

每冊12元
全套60元

海底兩萬浬……周•貝魯 原著

在那一望無邊無際，碧綠的太平洋及大西洋上，許多輪船接二連三地被一隻神秘的龐大的怪獸擊沉了，這就是諾其拉斯號寧摩艦長瘋狂的驚人復仇計劃。沒有人知道他是那一國人？真實姓名是什麼？

百萬年後的世界……愛德門•漢彌頓 原著

一顆威力無比的炸彈，它沒有炸碎高樓大廈，卻打破了時間的限制，將米德市炸飛到一百萬年後的未來世界—是一個地球瀕臨死亡的時代，勇敢的少年彼得，經過千辛萬苦，終於使地球再度復活。

宇宙大戰爭……魏爾斯 原著

火星人從圓筒中爬出來，眼睛下面有尖尖的上唇和楔子型的下唇，形成可笑的V字型的嘴巴，嘴巴下面沒有下巴，也沒有眉毛，從頭下直接伸出幾隻像蛇一樣的觸手，我全身感覺一陣冷顫……

隱形的敵人……佛蘭克•魯塞爾 原著

十二個聞名於世的科學家，在兩個月內相繼去世，因為他們發現人類並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主人翁，而由看不見的光球生物所主宰，它們吸取人類的能量，就如人類畜養家畜，吃家畜的肉一般。

人造島的長征……周•貝魯 原著

美國人為了實現其理想中的生活，不惜巨資製造了可以在海洋中航行的斯坦達特島。島上佈置得富麗堂皇，應有盡有，四個音樂家在偶然的機會中，登上這世外桃源，身歷其境，也親自看着她消失。

光復科學名著叢書

每冊特價新台幣15元

①土星號的奇遇
②重遊消逝的過去
③地球的危機
④火星少年
⑤機器人國

少年科學名著選集

每冊特價新台幣12元

①海底兩萬浬
②百萬年後的世界
③宇宙大戰爭
④隱形的敵人
⑤人造島的長征

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④

火星少年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0441號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元月初版

編者：本局編輯
發行人：林春輝
發行所：光復書局
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十號
郵政劃撥帳號臺北3296號
印刷所：國教印刷廠
臺北市木柵路二段六十五號

每冊特價新臺幣15元